

有哪些比较好看的重生小说？

我再醒来的时候，实在是不知身处何方。

我记得我在凤仪宫里昏昏沉沉不知几年之久，最终药石无医，撒手人寰。

我想着我做皇后十几年，倒也还算合格，当得起一句贤良淑德，我的手上既是不曾沾染鲜血，总归是不至于下地狱的。

这是哪儿呢。

（还在问上一世在哪的小朋友，戳这个链接就是 ↓ ↓ ↓

<https://www.zhihu.com/question/421693713/answer/1564583195>)

我躺着的地方倒像张床，这床上的帐子还有几分眼熟。

我想坐起来，尚一翻身，守在帐子外面的侍女就先麻利地掀开了帐子，「小姐醒了。」

我一看，居然是早就病故的文芝。

文芝随我入宫，早在七八年前就病死了，如今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，真是叫人百感交集。

「这儿，是极乐世界还是阿鼻地狱？」我握着她的手问道。

「小姐当真病糊涂了不成，这儿既不是阿鼻地狱也不是极乐世界，这是咱们太傅府的清兰苑，小姐的闺房。」文芝的嘴，又快又脆，叫人又恨又爱，「小姐病了七八日，眼下可还有哪里不舒服？」

我却是一阵恍惚，这是我的闺房？！

我伸手扯住这帐子，我年少时喜欢素色，这帐子是亚麻质地，拿金丝细细地绷了边，满京城也找不出第二件，粗糙的质感极为真实，我却是忍不住哭了出来。

「小姐这是怎么了，身子还难受不成？」有人急急忙忙地从外间进来，是我的乳母崔娘子，我母亲早逝，我的衣食住行一向由她操心，只是我入宫后她年事已高，精力不济，我就放她出宫荣养了。

这么多年不见，我见她格外委屈，「嬷嬷！」

「哎呦呦，」乳母搂我入怀，「我的小姐，这是怎么了，饿了还是冷了，身上还不舒服吗，嬷嬷给你炖了瘦肉粥，小姐最爱吃的是不是啊？」

我也不知怎的，扑进乳母怀了就是止不住眼泪，乳母搂着我，一下一下地拍着我的背，「我的姐儿受委屈了，委屈了。」

我哭得昏天暗地，早有人去回禀了父亲，我爹站在门外问道：「婉儿，爹能不能进来啊？」

我点点头，我爹这才进来，我乍一见到还在壮年、满头乌发的父亲，眼泪又止不住了。

「爹爹！」

我爹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，「婉儿这还有点烧呢，可还是不舒服？怎睡起来这般委屈，可是谁欺负我儿了？」

我哭得不成样子，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。

上辈子我恨他。

为了林家将我送入东宫的人是他，可后来为了打消新帝疑心保全我主动告老还乡的也是他，我最后见他的时候，他满头白发，早不复当年的意气风发。

如今我再见他一面，他关切的目光看得我好不自在，我鼻头一酸，又掉下泪来，乳母急得绞湿了帕子替我敷眼睛，「小姐再哭眼睛可要肿了。」

「爹爹不疼我了。」我委屈极了，「爹爹好久好久都不来看我。」

我爹不知道我在嘟囔上辈子的事情，「这两日爹爹公务忙，婉儿病了，是爹爹疏忽了，回头爹爹把《临洙字帖》孤本给婉儿好不好？」

「不要。」我摇头，又落下泪来，「我要.....我要爹爹陪我。」

「好，」我爹对病里的我百依百顺，「等婉儿大好了，爹爹带你出去吃醉仙楼的糯米鸡可好？前几日你还念叨呢。」

我哭得直打嗝，又说不出话来，只好点点头，表示答应了。

爹爹和乳母哄了我好久这才安抚住我，爹爹起身要走，我却不想他走，我眼巴巴地看着爹爹，「婉儿，爹爹还有事。」

他是三皇子，也就是将来会登基成为皇上的人的老师。

他嘴里的事情，多半和他最费心思的学生三皇子有关。

我不高兴，我爹还当我闹小孩子脾气，安抚了我几句，又叫乳母给我加些炭火，还是匆匆走了。

我怔了好一会儿，突然想起来什么，唤文芝拿了镜子过来，这是上好的西洋镜，整个太傅府也只有我这里有一块。

镜子里的姑娘年轻秀丽，眉间平坦，荡着春花秋月，眸里含光，盛着莺飞草长，因为刚刚哭过还添了几分楚楚可怜，这是十四岁的林婉，朝气蓬勃的林婉，会哭会笑的林婉。

三十四岁的林婉，落泪也不过是略略掉下几滴来，总是不自觉地蹙着眉头，眉眼间都是宫闱深深锁住的忧愁。

我回到了十四岁，回到了一切还没发生的最初。

黄粱一梦，大梦一场。

第二日我在府里闲逛，还是有种不真切的感觉，我走路轻飘飘的，文芝只觉得我风寒初愈，也不疑有他。

上辈子陪我最久的文杏，现在不过是个怯生生的小丫头罢了。

我逛着园子里的每一条路，文芝倒是惊奇我今天好兴致。

在深宫里关了那么多年，所有的花木都修整得整整齐齐，不敢有一丝出格，如今看着园子里的一草一木，比不得宫中精致，但是生机勃勃的样子也格外可爱。

转角我差点撞上一个白衣少年。

这么毛毛躁躁的，只有他。

他身上还有皂角的香气——京中公子小姐多喜熏香，唯独他嫌不够阳刚之气。

「婉儿，你可大好了？」少年眉梢都写着喜意，唯有藏在身后的手隐隐约约透露出他的忐忑。

我看着他，用尽全身的力气，才忍住没有上去抱住他。

我看着他想哭。

这才是我的少年该有的模样。

干净，明朗，温柔。

如朝阳，如春风，如滔滔江水，充满希望，让人想把这世间所有美好的词汇都堆在他身上。

我一点也不喜欢他后来的模样。

一点也不喜欢。

我嫁作人妇的第十一年，再见到他，他沉默内敛，历经沧桑，眸中无光。

我控制不住地落下泪来，倒叫他手足无措，「可是我又惹婉儿生气了，」他慌了，「婉儿若有气，打我几下便是，别哭伤了眼睛。」

「我哭我的，与你何干。」我止不住泪水，转过身去不理他，不知怎的，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十四岁一样蛮不讲理。

他的耳根一下子红了，说起话来支支吾吾，「我自然是心疼的.....」

我听了这话，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一边抹着眼泪，一边又没忍住翘起嘴角，只好故作恼他，扯开了话题，「你又翘课。」

「我听闻你病大好了，来看看你。」他解释着，从身后拿出一支青玉簪子，「前儿陪同窗给他姐姐挑生辰礼，顺手买的。」

「我觉得还挺好看。」他心虚地摸摸鼻子。

我瞧着那簪子，上辈子，我好像是「以男女授受不亲」为由没有接，叫他碰了一鼻子灰。

「你这是私相授受。」我吸了吸鼻子，小声说道。

他的眸子本是充满了欣喜，闻言黯淡了下去，手也收了回去，我却又不高兴了，「不是说给我的吗？」

「是给你的。」他的耳朵越来越红。

「那你.....给我带上嘛。」我又不肯看他，自觉孟浪了，心跳也愈发快，脸上烧得很。

文芝瞧着她家一向自持端庄的小姐当着她的面私相授受，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赵修念则手足无措，最后抖着手，小心翼翼地替我插了上去。

「好看吗？」我眼泪尚未擦干，却起了坏心思去逗他。

「好看。」他的耳朵快烧起来了。

少年嘴唇蠕动，像是搜肠刮肚想找些词句，极力证明我带着这只簪子极为好看。

我却突然给了他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，看向他身后，「爹，表哥又逃课！」

赵修念身后站的是我爹。

我舅父去得早，家中也没有别的兄弟，我爹怜惜赵修念年幼丧父，时常接他来林府小住，顺带着承担了给赵修念启蒙的任务，这么多年，赵修念也算是我爹的半个弟子。

我爹黑着脸回了书房，赵修念则乖乖跟在他身后，临走还往我手里塞了个荷包。

是我上辈子最喜欢的梅子糖。

3

我含着甜丝丝的糖，慢慢悠悠往回走，却又撞见了我爹的另一个学生，三皇子刘晟。

也是我上辈子后来嫁作的夫君，最后与我闹得死生不复相见的人。

我见了他，不慎咬碎了嘴里的糖。

「.....莲宝。」他清了清嗓子。

我却是晃了晃身形，险些打了一个踉跄。

莲宝是我的乳名，只有我娘生前喊过的乳名，上辈子还是明年元宵节的时候我才告诉了赵修念，现在的刘晟不可能知道。

我咬着牙，强装淡定，「.....臣女见过三皇子殿下。」

「许久不见你，听说你病了，倒是消瘦了不少。」他轻咳一声，假装关心道。

「谢殿下关心，臣女已经大好了，」我怎不知上辈子刘晟话这般多，只想赶紧结束这场对话，「臣女还有事，先行告退了。」

我跌跌撞撞地往回走，若不是有文芝扶着我，我险些要跌倒。
进了清兰苑，我这才敢坐下定神。

他不可能知道我的乳名。

自我娘去后，没有人这样叫过我。我是我爹的「婉儿」，是赵修念的「婉儿妹妹」，是旁人嘴里的「林姑娘」，是林府里的「大小姐」。

我虽与他夫妻近二十年，奈何我二人感情一向不好，不过是维持着面上功夫，我是他的「皇后」，他是我的「皇上」罢了。

我敬他，他敬我，我替他管理后宫照顾子嗣，他给我皇后的体面，一向如此。

只有一个解释.....上辈子我病入膏肓的时候，我的乳母曾经进过宫，抱着我哭的时候喊过。我记得，只有那一回他听见了我的乳名。

那我回到了十四岁，刘晟会不会.....也回来了呢。

我背后发凉，握紧了手里的茶杯。

我已经决心这辈子不会再和他纠缠，说什么我都不会再入宫了。

我本以为刘晟还是十六岁的刘晟，我要避开他轻而易举，可是如果刘晟也是三十六岁的刘晟，我真的要好好谋划谋划了。

他会放过我吗。

我不知道。

我只知道我不会放过他。

刘晟此人，薄情寡义，疑神疑鬼，自私自利。

他害得我父请辞归乡，我儿病死宫外，我妹不治身亡，我的心上人远走他乡。

我不会和十六岁的刘晟算账，但是我不会放过三十六岁的刘晟。

他欠我的，我得讨回来了。他害的人，我得护住了。

我合上眼，许久，我再睁开眼，已经平静下来了。

重活一世，贤良淑德的皇后娘娘已经死了，我是林婉，又活过来的林婉。

4

没几日又是什么赏花宴，顺宁长公主自丧夫之后没什么事做，总喜欢把一群京城贵女聚在一起，小姑娘们热热闹闹的，她看着也高兴。

我也收到了长公主的帖子，这次是赏梅宴。

腊月初十，我踩着点儿进了长公主府，不少姑娘已经在懿梅园看梅花了，只是我上辈子见多了名贵品种，如今实在是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。

我今儿来，是为了故人。

「林姐姐！」人群中一个粉裳小姑娘冲我招手，看年纪不过十岁上下，她穿得毛茸茸的，见我来了，兴冲冲地跑了过来。

上辈子她是皇上的顺妃安菁菁，最喜欢在我耳边叽叽喳喳，只是不过陪了我几年时光，就得病殁了，只留下一个女儿静姝交由我抚养。

「慢些跑。」我见她兴冲冲的样子也是极为欢喜，却还是没忍住落下泪来，她直冲冲地撞进我怀里，「姐姐！你怎么哭了？」

「没事，」我摸摸她的头，「冬日风沙大，姐姐迷了眼。」

「我替姐姐吹吹！」她凑上来，又在我耳边小声告状，「姐姐，她们欺负我年纪小，不跟我玩。」

「那咱也不理她们，」我一把搂住她，小姑娘间的小心计我如今只觉得可爱，「走吧，陪我逛逛园子。」

我牵着她的手，并不往人群里扎，只是找了个隐蔽些的角落，二人坐下吃吃喝喝。

众人围着赏梅，我则专心致志地看着菁菁一口接一口地吃点心，不一会儿就到了写诗的环节。

上辈子我心性高，刻意做了首《青玉案》，赞叹了一番极品红梅，又暗含了长公主和驸马的定情信物，长公主见了自是极为

喜欢，拉着我的手连连称赞，众人也附和长公主的意见，一下子叫我成了京城里有名的才女。

如今我看淡了，反而更喜欢低调行事，叫当今皇上注意不到我才好，只随手写了首《冬日观顺宁长公主府懿梅园有感》，混在一群卯足了劲想讨好长公主的姑娘写的诗里，实在是不出众。

果然长公主没有注意到我写的诗，今日拔的头筹的是户部侍郎之女，王慈。

长公主极喜欢知礼懂事的王慈，这姑娘笑得温婉得体，端的是落落大方，众人也簇拥着她阿谀奉承，如今京城第一才女之名倒是落在她身上了。

我端起杯茶，混在人群里，朝众人簇拥着的王慈勾唇一笑。

福兮祸兮，不知相依。

5

没几日就要除夕，皇后娘娘又借口与我有缘，召我入宫去陪她礼佛。

上辈子的皇后娘娘贤良淑德，一直是我敬崇的榜样，只可惜她在刘晟登基后没多久就逝世了。

「婉儿来了。」皇后娘娘慈眉善目地看着我，「好长时间没见你，听闻你月前病了一场，如今可好了？」

「谢娘娘挂怀，」我垂下眸子，「不过是旧毛病罢了，臣女如今也大好了。」

「旧毛病？」皇后娘娘凤眉一蹙，「可需本宫唤太医来替你瞧瞧？」

「娘娘不必麻烦太医，」我连忙拒绝，「臣女是娘胎里带出来的体弱，这么些年一直喝着药调养呢。」

我说罢咳嗽了几声，故作身子不好的样子。

上辈子我实在太傻，在宫里怕做错一件事走错一步路，战战兢兢，就连身子不适也强忍着。

殊不知现下皇后早已和三皇子刘晟联手，如今正替他挑皇子妃呢。

果然皇后娘娘犹豫了一下，却仍是叫身边的大宫女拿了一套镯子出来，「这是新贡上来的蓝田暖玉，本宫想着你既是身子弱，暖玉养人，就给你带罢。」

我面上喜不自胜，连忙站起来同皇后娘娘道谢，手上却是极为无力，没想到这装暖玉的匣子这般沉，一个手滑，一对上好的镯子掉在地上，又被沉重的木匣子一砸，便是碎了。

「皇后娘娘恕罪——」我连忙跪下请安。

殿中一时无人敢吭声，我跪在那里，已是寒冬腊月，格外冰冷，但是我知道，这副镯子我接不得。

这是刘晟的镯子。

不过是跪了一盏茶的功夫，就有人来通报，说三皇子来了。

刘晟进来，分明是一目了然的事情，却仍故作惊讶，「儿臣给母后请安，只是不知出了何事，婉儿妹妹跪在这里？」

「也无旁事，你前些日子送本宫的暖玉镯子，本宫本想着今儿赏给林家小姐，奈何她一时没接住，碎了一地。」

「儿臣还以为什么大事，母后若是喜欢暖玉镯子，儿臣日后必定为母后寻副更好的来，只是还请母后饶了婉儿妹妹这一回罢，婉儿妹妹大病初愈，若是再冻病了，儿臣也不好和老师交代。」

许久，皇后娘娘放下茶盏。

「罢了，既是三皇子求情，本宫就罚你闭门思过一月罢。」

刘晟上来扶我，寒冬腊月，我早已是手脚冰凉，只是我并不贪恋他手心的温度，快速收回了手，倒叫刘晟有些尴尬。

「婉儿妹妹，我送你回去吧。」

「谢过三皇子殿下，臣女自己回去便是。」我行过礼，「殿下留步。」

6

我回去之后，父亲罚我跪了佛堂。

我心下了然，乖乖跪好，总归得给皇后娘娘一个交代不是。

摔了皇后娘娘赏的东西，我不仅不后悔，反而感觉痛快极了。

上辈子我不情不愿地抱着镯子回来了，扔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别扭极了。虽说是察觉到了什么，又不能上赶着说明「我不喜欢三皇子」，只能默默忍下。

如今，也值。

我跪到半夜，却听见有人敲小佛堂的窗子。

我吓了一跳，却听见窗外那人说道，「是我。」

赵修念。

我打开窗户，他跳了进来，带着一股寒气，我连忙关了窗户，
「你怎么来了？」

「我听闻你冲撞了皇后，」他说得急切，「不知道你受伤了没有。」

「我没事，」我笑笑，「爹爹做做样子罢了，怎舍得真罚我。」

他上上下下打量我，「没事就好。」

「你吃饭了没有？」他像是变戏法一样从怀里掏出几样我爱吃的东西，「我给你带了些吃食，你先垫垫。」

我俩坐在一块，我吃着 he 带的东西，他看着我吃，我递了一块给他，他却直接把嘴凑过来吃了下去。

那么大一块桂花酥，也不怕噎死。

我白了他一眼，认命地起身给他倒茶。

茶水滚烫，他也不喝，只拿在手里，嘴巴鼓鼓的，像只贪食的猫儿。

我没忍住噗嗤一笑，他见我笑了，也跟着笑了，好容易咽下去那么大一块点心，这才小口小口喝着茶水。

这时候我爹敲门，我二人俱是一惊，我撵着赵修念躲到了佛像后面，这才给我爹开了门。

我爹进来了，他站着，我跪着，余光瞟到赵修念带来的点心还未藏好，我脑仁一紧，我爹则冷哼了一声。

好在赵修念打小习武，我爹是个实打实的文人，他屏气凝神，我爹也没发现他。

「婉儿，你一向稳重。」我爹盯着我，「今日冲撞了皇后，是怎么回事？」

我爹自然不相信我是不小心打碎了皇后赏的镯子。

我则回答得耿直，「爹爹，女儿不想嫁给三皇子。」

「你胡说什么？！」我爹低声喝止了我，四下张望，「天家选妃，岂是你能揣测左右的！」

「就算皇后娘娘真的有意如此，那也是你的福气！」我爹低下声音说道。

「这不是女儿的福气，这是女儿的劫。」我平静极了，直挺挺地跪着，「天家这般高的门槛，女儿高攀不起。」

「你……」我爹气得指着，又指着地上的糕点，徐香坊三个字印得清清楚楚，「你这是与人私定终身了？」

「不曾。」我爹一口气还没顺开，又被我噎了回去，「不过女儿心里有人了。」

「胡闹！」我爹被我气得手指都在抖，「这就是我教出来的好女儿，你女德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你学什么不好学人家私相授受！」

我倔强地跪在那里，并不肯松口。

这辈子，说什么我也要为自己争一争。

我爹怎么说我都不吭声，气得直哆嗦，他想打我，却还是下不去手，最后一巴掌打在了自己脸上。

「爹爹！」

他制止了我，失望到不肯看我，「把你教成这样，是为父的疏忽。」

「你好好在佛堂里反省反省吧。」他说道，「没有什么事就不要出来了。」

7

我爹走了。

他吩咐下人看好小佛堂，不许旁人靠近一步。

我跪在原地，赵修念从佛像后面走了出来。

他单膝跪在我面前，扶住了我。

我从恍惚中清醒过来，听见他艰难地开口道，「婉儿。」

我知道他有很多很多想问的，比如我喜欢谁，比如为什么我不想嫁给三皇子。

我跪不住了，浑身都在抖，几乎是靠赵修念扶住我，我才没伏到地上去。

「赵修念，」我认真地叫他的全名，「你喜欢我吗？」

他看着我，很慢很慢地点点头。

郑重其事。

「我也喜欢你呢。」我笑了，眼泪却掉了下来，「.....我也很喜欢很喜欢你呢。」

他扶住我的手微微颤抖，小心翼翼地把她搂进怀里，她二人跪坐在地上，她听见少年心跳加速，他嘴唇颤抖，却不知道要说什么。

「你不想嫁给三皇子，那你嫁给我好不好。」

「.....等你及笄，我就上门提亲。」他说得紧张，平日里磁性的声音如今有些磕巴，「你愿意，嫁给我吗？」

她枕在他的肩上，委屈地直掉眼泪。

「来不及了。」我说起胡话，佛堂里光线昏暗，她眼前一片朦胧，一时间分不清这辈子和上辈子，「我要嫁给刘晟了。」

「赵修念，我不想嫁给他。」她委屈死了，眼泪簌簌地往下掉，「他对我一点也不好，他对我一点也不好啊。」

「那就嫁给我吧，」他哄着她，「我发誓，我会对你好.....」

「没有用，」她哭得稀里哗啦，「你走了！」

「你去了西北，一去十几年，音信不通，再也没回来！」

「我在宫里住了十几年，」她闭上了眼睛，「每天睁眼就是空荡荡的床，空荡荡的桌上，空荡荡的大殿，她守着这座宫殿，熬了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。」

「不过后来她终于解脱了，因为她死了.....」

我颤抖起来，钻进赵修念怀里，「我不想嫁给他，我不想入宫了.....」

「婉儿，婉儿！」赵修念见我魔怔了，急得直喊我，但是我反复嘟囔着，「求求你了，不要让我再入宫了.....」

「婉儿，」他扶住我，「不会了，不会了，没有人能逼你入宫，你，你还有我呢，我绝不让你入宫.....」我软塌塌地倒了下去，听不见他的话，早晨在宫里跪了那么久，我还是冻着了。

他摸上我的额头，是烫的。

「婉儿，你发烧了。」他把我打横抱了起来，「你大概是烧糊涂了，我带你去找郎中。」

我任由他抱着出了小佛堂，丫鬟婆子的惊叫声我听得不真切，赵修念拿披风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。

我只知道我爹看着我脸更黑了，好像我俩被他捉奸在床一样。

但是作为他唯一的孩子，他还是口嫌体正直地撵了管家跑快点去请郎中。

我躺在床上昏昏沉沉，赵修念则被我爹提溜走了。

我做梦了。

梦里我回到了凤仪宫。

我的孩子来看我，他来请安，我想摸摸他，却呼啦啦涌上了一群看不清脸的宫人带了他出去，我想追出去，却同样被一群看不清脸的宫人按住，动弹不得，眼睁睁看着我的孩子被他们带走，离我越来越远，逐渐消失不见。

栎儿！

栎儿！

我急得大叫，却只能看着他消失不见。

我醒了。

赵修念坐在我床边。

他握着我的手，温暖的触感提醒着我，这已经是下一辈子了。

我的栎儿，上辈子死于人痘。

死于他父皇一意孤行给他种下的人痘。

「栎儿是谁？」赵修念握紧我的手，目光关切。

我摇摇头，并不愿意与他说。

「你发烧的时候，一直在喊他。」他说道，「喊得撕心裂肺。」

「婉儿，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，但是你不想说，我也不问，」他叹了口气，「只是你若有什么事，总该告诉我，我能

为你做到的，一定尽全力去做。」

他起身想替我倒杯水，动作却有些僵硬，我没有松开他的手，
「你被我爹打了？」

「拐了他的宝贝女儿，挨一顿打也值了。」

「你放心吧，等你及笄，我就上门提亲。」他看向我，「我说我娶你，我就一定会娶你。」

少年目光灼灼，赤诚得让我不能继续隐瞒他。

我信他啊。

「赵修念……」我说得艰难，「你信前世今生吗？」

他的手探上我的额头，却被我用另一只手抓住，「你信不信我？」

他半信半疑地点点头。

「我知道，接下来我说的事情，你可能难以接受，毕竟我到现在也不敢相信，我又活过来了。」

「可是我上辈子，确确实实死了。」

「上辈子我嫁给了刘晟。」我望着床幔，像是自言自语道，
「你去了西北，是被外祖父打晕了带走的，刘晟成了太子，我做了太子妃，然后他登基称帝了，我做了皇后，我一点也不喜欢他，但是后来我怀孕了，我有了一个孩子叫栎儿，他很争气

很乖。我做皇后好多年，做得特别孤寂，没意思。支撑我唯一活下去的动力就是栋儿，我想着我得养大他。但是，但是后来他死了，死在春天，然后我也活不下去了……」

我说得语无伦次，差点一口气没上来，我缓了几息，「然后，我再睁眼，居然回到了十四岁。」

「是那次风寒吗？」他静静地听着，却突然发问。

我点点头。

「难怪。」他抚上我的额头，「总觉得你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却又说不上你哪里奇怪。」

「大概是你没那么容易被我逗笑了。」

我委屈地想掉眼泪，总觉得我现在真的像十四岁的林婉一样爱哭。

他替我擦去眼泪，「莫哭了，你眼睛都哭肿了。」

「对了，」我突然想起一事，急急地说道：「今年的腊月二十八，庄老将军一时兴起自己去郊外纵马，结果从马背上摔下来去世了！」

庄老将军是大周数一数二的老将军，一套枪法耍得出神入化，他无儿无女，多少大周儿郎想拜入他门下，奈何他始终没有挑中关门弟子，旁人不过是学了个皮毛罢了。

今年他也不过五十七八，若是说他纵马能摔死，谁也不信，毕竟庄老将军可是马背上长大的，只是奈何他醉酒之后又碰上了狼群，这才殒命于此。

「你后儿下午去郊外杏树林那边，必能救下庄老将军。」

我急急地攥着赵修念，上辈子他听闻庄老将军殒命还惋惜了好一阵子，毕竟赵家擅刀法，若论起枪法，当属庄家。

我推不动他，「你信我！」

「好了，」他把我按回床上，「我信你。」

「只是呢，你先好好养病。」他的眉眼里不复以往的轻松，带上了一抹凝重，「你还有我呢。」

「.....我一向不信什么鬼怪之说，但是我知道婉儿一向不会骗我。」

「我对你保证，我会娶你，我会护住你，你梦里的一切都不会发生，没有人能把你关在宫里，也没有人能害死你的孩子。」

「婉儿，我一定一定会娶你。」

眼前的少年似乎一夜之间长大，眸间都染上了几丝坚毅之色，他一字一字地向我承诺，护住我。

护住我。

那日赵修念回去之后，我还是躺着养病。

我爹也不肯来见我。

他心中有气，对我尤为失望。

他一直以为自己养了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儿，像我娘一样。

却不知道为何我突然大胆极了，像那些风尘女子一样轻浮，居然对旁人家的儿郎告白。

我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说服我爹，只是等一个时机罢了。

腊月二十八，赵修念果然去了京郊。

腊月二十八日下午，听闻赵修念恰好路过，救下了醉酒的庄老将军。

腊月二十九日，庄老将军醒酒之后对赵修念极为赞赏，决意收其为关门弟子。

腊月三十日，除夕。

这一夜我爹终于肯见我了，我讪讪地笑着，我爹则板着脸。

「你娘走得早。」他斟了一小杯果酒给我，「临终前，她嘱咐我，一定要好好把你养大。」

「我答应了。」

「所以我这些年，一直不肯续弦，因为怕继母对你不好。」我爹顿了顿，「我也怕我对你不好。」

「你娘活着的时候，一直想把你教成大家闺秀。」

「所以这么些年，我教你琴棋书画，教你读书识字，教你学女德女经，」他说道，「我一直觉得我把你养得还不错，起码没有辜负你娘的期望。」

「但是我现在看来，好像我也不是很会教养孩子。」

我爹说罢一饮而尽，桌上一时间寂静无声。

「爹爹。」

「您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爹爹。」

「我知道您想让我成为一个像我娘一样的女子。」

「我以前也觉得这样很好，但是后来，我怕了。」

「那日我入宫的时候，见到了苓妃娘娘。」我自言自语道，「她是周叔父的妹妹，我小时候最爱缠着的苓姑姑，娘还在世的时候，苓姑姑常来家里玩。」

「我记得苓姑姑脸圆圆的，很爱笑，脸上有两个小酒窝，手心热热的，会做好多好多糕点。」

「但是苓妃娘娘坐在高高的轿辇上，她现在很瘦，穿得很华丽，冷冷地冲我点点头，一句话也没同我讲。」

「引路的小宫女说苓妃娘娘急着去见皇上，让我不要放在心上。」

「可是爹爹，我看见苓妃娘娘我就害怕了。我不想成为下一个她。」

「我入宫好多回，见了好多娘娘，都是一样的温婉沉默，一样的衣装华丽，珠翠满头，像一个个影子一样。」

「爹爹，我不想成为她们。」

「我娘是说过希望我成为大家闺秀，但是我娘还说过，希望我平安喜乐。」

「.....对不起爹爹。」 这一世我可能要辜负你的期望了。

我吧嗒吧嗒地掉眼泪，大厅里寂静无声。

我爹叹了一口气，「莫哭了。」

「你这爱哭的性子，真是随极了你娘。」

他伸过手来，摸摸我的头发，「你不想入宫，爹爹不勉强你。」

「这几日爹爹也想明白了。」他叹了口气，「我的婉儿平安喜乐，比什么都重要。」

「爹爹。」我低着头，却朝着我爹的肩膀靠了过去。

我爹用另一只手摸摸我的头发，不必言语，我搂住了我爹的胳膊。

我偷偷擦去眼泪，「爹爹，吃饭吧。」

「好。」

我二人一边吃，一边聊，说着家常话，说着我幼时的趣事，一时间屋内极为温馨。

吃至深夜，窗外放起了烟花。

我一怔，却又笑了，「爹爹，新年好。」

「新年好。」

新年好啊。

9

大年初二，我爹带着我回了赵家。

外祖母仍是健壮的很，她年轻的时候也是跟着外祖父上过战场的，如今虽说年纪大了，也仍是英姿飒爽。

外祖父驻守西北，寄回来的红包是实打实的厚，附赠了十几页的长篇大论.....忽略就好。

舅母温柔，拉着我问东问西，她自舅父去世后立志守节，一心礼佛和.....炖汤，我在舅母那里喝了三碗枸杞鸡汤才被放人。

然后我在赵家后花园溜达的时候又见到了赵修念。

少年长身玉立，立于这雪色之间，我脑子里只有人间绝色四个字。

「婉儿。」他唤我上前，要脱了大氅给我，「我不冷，」我止住他的动作，「舅母拿了鸭绒的披风给我，我暖和的很。」

「手很凉。」他很自然地替我暖手，「进去说。」

我二人进了后花园的小亭子，如今天冷了，亭子四周都被厚厚的布帘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，点上炭火，倒也暖和。

「庄老将军说，想收我为徒。」他看着我，「我遇到他的时候，他真的正在和狼群搏斗。」

「我真的没骗你。」我低下头去，颇有些赌气的意味，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伤疤扒开一遍一遍地给别人看，他不信我就算了。

「我没有不信你，」他顿了顿，「我只是觉得，上辈子.....你一定过得很苦吧。」

「为什么我会在西北十几年不回来呢？」他神情悲伤，「你在睡梦里都喊得那么撕心裂肺.....我怎么会舍得你呢？」

「不是你舍得，是你不能回来。」我一边烤火，一边尽量平静地说道，「林家站队刘晟之后，他登基称帝，清算了不少世家.....外祖父为了保全你，把你拘在西北。」

「刘晟一直怀疑我对你有私情，故而对你我一直避嫌，书信都不敢相通，更何况相见。」

「我没怪过你。」我低着头，「但是我也曾经做过梦，希望你能把我带走，哪怕带我去西北和你一起受冻吃沙，我也乐意。」

「但是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啊，我们身后站的是两家，是赵家和林家，赵家三十四口人和林家一百二十一口人。」

我低着头，却被人从背后搂住，我撞进一个温暖的怀抱，他低声在我耳边说道：「这辈子，在我这里，你排在赵家和林家前面。」

我无声地哭着，他搂紧我，温柔地替我擦着眼泪，我凶巴巴地责怪他，「你又惹我哭。」

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婉儿，莫哭了。」他并不辩解，极为耐心地一遍一遍地哄我。

许久之后。

我止住了泪水，问道：「你还想知道上辈子什么事？」

「我上辈子，可曾因为轻信什么人或什么事而犯下大错？」

「不曾。」

「我上辈子，可曾错过什么人或事？」

「.....唯有我。」

「如此说来，我上辈子唯独负了你。」

「是我负了你。」

「那你这辈子，可不能负了我。」

「.....一定。」

他吻了过来，我没有躲。

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吻。

青涩却甜美。

他嘴里是上好的竹叶茶的味道，清甜极了。

我没接过吻，他也没有。

这辈子没有，上辈子也没有。

但是好在他很温柔，一点一点攻城掠地，也不算体验太坏。

许久。

「你还有什么想问的？」

「没了。」

「没了？」

「前尘往事都忘了吧，因为这辈子都不会发生了。」

「好。」

10

这年元宵节，皇后娘娘还是邀我入宫了。

我本想着皇后本应厌弃了我，接到帖子的时候还有些惊异，转念一想，只怕是刘晟的意思。

正巧，我想入宫会会故人。

如果我没记错，今年元宵，刘晟应该纳了孙家女为妾。

孙馥香，上辈子的孙嫔，后来的德妃。

她有多爱刘晟？

刘晟遇刺，她奋不顾身地为他挡过一刀，从此不能生养。

但是刘晟给了她什么，夜夜独守空房。

她不能生养，在刘晟眼里，就失去了侍寝的资格。

但是好在她及时收回了自己的心，套上了淑顺端庄的壳子，一路做到四妃之首。

后来我死了，我把顺妃的女儿又托付给了她。

故而这一世，我还是想帮帮她。

我在元宵宴的角落里找到了她。

「孙家姐姐。」我笑得真诚。

她此时还是性子冷清又要强的孙家姑娘，对我还有戒备，并不搭理，「林姑娘有事？」

「我一见姐姐，就觉得投缘，姐姐手里的帕子，像是上好的苏绣。」

「不过是我自己绣着玩的小东西，」她提起了兴趣，展开帕子给我看，「这边绣的是腊梅。」

我照办了后来德妃教我的绣法，毫不心虚地交还给她，听得孙馥香连连称赞，直说我的绣法好。

我二人聊得起劲，连身边来拉扯我们的小宫女都没在意。

上辈子，孙馥香明明已经在去年的选秀中被撸了牌子，可今日，她被刘晟骗去了御花园后面的小树林，小宫女来请孙馥香，是请君入瓮的请，不过是给刘晟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罢了。

刘晟想借助孙家的实力。

但是天真如孙馥香，真的对刘晟一见钟情。

我二人聊到散了宴会，孙馥香也没起身过，她是家中幼女，今日孙夫人病了没来，唯有孙二夫人带着她赴宴，这才给了刘晟可乘之机。

想来孙夫人不日病愈，定能护好这个一心喜欢刺绣的单纯姑娘。

我二人依依不舍，话别于宫门口，她只觉得与我一见如故，她一口一个「婉妹妹」，我一口一个「孙姐姐」，约好了日后相见。

至于刘晟，就在御花园后面吹风吧。

11

尚未出正月，父亲忙着各家应酬，我则闭门不出，除了菁菁和孙姐姐，旁人的帖子一律不肯接。

这一日刘晟来拜访我父亲，恰好我父亲去张府赴宴，三皇子身份尊贵，在门厅干等着也不像话，偏生家里也没有正经的夫人坐镇，我只好出来待客。

我偷偷使人去请了赵修念来，左右我记得他今日无事。

自己磨磨蹭蹭先往前厅去待客。

「臣女见过三皇子。」

「旁人都先下去吧，我同婉儿妹妹有话说。」

我挥手叫管家先下去，左右他也不敢怎么样我。

「林婉，」他端起茶杯，「我昨儿晚上，梦见我们有了一个孩子，叫栎儿。」

他怎么配提栎儿。

我充满恨意地瞪了他一眼，不料他却突然抬起头来，恰好和我对上了视线。

「三皇子自重！」我先发制人，「臣女与三皇子殿下清清白白，哪里来的孩子！」

「三皇子不拘名节，还请替臣女考虑考虑，林家家风极严，三皇子要逼死臣女不成？！」

「是我糊涂了，」他皮笑肉不笑，「一个梦罢了。」

「自然是做不得真的。」他笑得虚伪，我只觉得恶心。

「什么梦叫三皇子如此念念不忘？」赵修念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「臣倒是看过些解梦的杂书，不知道能否有幸替三皇子解梦？」

他走进来，把我护在身后。

「婉儿胆子小，三皇子莫吓着她。」

「我自然不会吓着莲宝。」刘晟挑衅一笑，「我来拜访老师，赵公子来做什么？」

「臣来看看臣的未婚妻。」

「我怎么不知道，莲宝是赵公子的未婚妻？」

「殿下，」我「好心」解释道，「臣女和念哥哥是指腹为婚，早在臣女出生之前就许给念哥哥了，不过是父亲觉得臣女体弱，不知能否顺利履行婚约，这才没公开罢了。」

「只是念哥哥确实实是臣女的未婚夫。」

我悄悄握住赵修念的手，我二人十指相扣，毫不避讳。

「你刚刚还说林家家风极严，怎么，到了赵修念这儿，这倒不严了？」

「未婚夫妻，既不是独处一室，又有什么好避嫌？」赵修念丝毫不退让。

我二人齐刷刷看向屋子里极为碍眼的刘晟，差点没给他鼻子气歪，屋子里一时间寂静无声，只有刘晟喝茶的声音。

直到我爹回来了，我二人还是大大方方地牵着手，我爹瞪了我一眼，我才依依不舍地收回了手。

刘晟被我爹叫走，赵修念则送我回去。

我看向赵修念，眸子里满是担忧，「他也回来了，上辈子的刘晟也回来了，我们怎么办……」

「你莫怕，」他握着我的手，「有我呢。」

我定了定神，少了几分慌张，又怕他多想，「莲宝是我的乳名，上辈子他也不知道的，只是后来我快病死了，乳母进宫看我，这才叫他知道了.....」

「上辈子他也没喊过我，永远是一口一个皇后的.....他还纳了一个很喜欢的民间女子，纳作莲妃。」

我嘟起嘴，本是无所谓的事情，却被刘晟弄得恶心，心中多少有些不快。

「好了，你刚刚唤我什么？」他含笑逗我。

我知道他也必定心中不快，不过是为了哄我，面上不肯显露罢了，我有意哄他，娇滴滴地喊道，「念哥哥。」

喊完之后倒先把我自己恶心得不行，我一脸嫌弃，他倒是高兴了，在我的小院子里放声大笑。羞得我伸手去捶他，奈何他练武出身，一身腱子肉捶得我手疼，他还反过来替我揉手。

末了他搂住我，在我耳边说道：「什么事都不要怕，他回来了又怎样，你只要记得，你还有我呢。」

对啊，我还有他呢。

12

出了正月，赵修念就忙起来了。庄老将军既是收了他为徒，天天带着他狠狠地操练，从黎明练到傍晚，一刻都不肯饶过他，仅仅是一个转身提枪上马的动作他就练了不下一千遍。

我则忙着另一件事情。

上辈子安菁菁死后，我一直在查她的死因。

太医院的人都是一等一的国手，若是普通的病，没有他们治不好的。

即便是治不好，也不可能查不出来。

我翻阅古籍，又悄悄着人去民间查询，终于在顺妃死后的第四年，有个民间郎中，说顺妃的病他或许见过。

这不是北边的病，这是来自南边的病。

闽南一带的人，喜食生鱼生螺，螺中长带有寄生的虫卵，若是被人食用之后，虫卵进入人体，就发育成了成虫，寄生在人体内。

那郎中说他走南闯北十几年，也唯有在闽南一带见过，这病短时间内不会要人性命，只是会使人四肢愈发消瘦，肚子却一日大过一日。

我推算一番，现在菁菁应该还未能得病。

菁菁十一岁的时候，她父亲与另外几名言官不知为何冲撞了皇上，被贬官闽南，直到后来新帝登基，大赦天下，又起复了她父亲。

自我十四岁这年，与她有四五年不曾相见，唯有书信来往，想必是这几年里，她在闽南染上的病症。

我将此事告知了赵修念，想同他商量商量，该如何拦下此事，也该救菁菁一命。

谁知赵修念这人实在是浑，直接给菁菁她父亲，御史安大人下了实打实的泻药，安大人足足请了七日的病假没能上朝，等安大人病愈归朝，另外几名言官已经去闽南吃苦头了，安大人摸摸鼻子没敢再吭声。

好在赵修念这人还有些良心，他着人去寻了闽南地方的有些名气的郎中，告知了闽南这种怪病与生食鱼虾螺蟹之间的关系，也给他们防治此病提供了新思路。

我本想捶他一顿，替安大人报了下药之仇，可是这人收到我的信儿，乐颠颠地上门挨打，我又下不去手了。

原因无他。

赵修念这厮被庄老将军操练得太狠，身上没有我能下手的地儿。

反而我被他的控诉哄得心疼极了，又被他占了一回便宜。

13

不知不觉，居然又到了祝春宴。

大周民俗，祝春神才好下种，祈祷这一年风调雨顺，庄稼作物顺利生长，秋日好丰收，冬日才好过。

我又收到了皇后娘娘的请帖。

我实在是头疼，这必然还是刘晟的意思。

我怎不知上辈子刘晟对我用情这般深。

论家世，论助力，上辈子的丽妃，李淑君，现在正对他穷追猛打呢，若是他愿意娶李淑君为妻，也对皇位是一大助力。

难不成他看中的是我的理家能力？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却不得不入宫。

毕竟皇后娘娘的帖子我拒过两回了。

我入了宫，小宫女带着我七拐八拐进了御花园，我心下了然。

刘晟这厮还想玩一出英雄救美呢。

我不紧不慢地上了石桥，静静等刘晟出现。

毕竟，他是不会水的。

「婉儿妹妹，」刘晟又带着一副温文儒雅的壳子走了过来，我则不得不强忍着恶心同他应付，「三皇子殿下。」

「夜景这般好，婉儿妹妹也出来赏月？」

「臣女是被小宫女领错了路。」我腹诽「不是你叫我过来的吗」，却不得不装出一副温婉的模样。

「今晚月色这么好。」他用扇子敲敲手心，「倒叫我想起了我的第二个女孩，静姝。」

「她也是出生在这样好的一个日子里。」

我只当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「三皇子魔怔了，您连三皇子妃都还没娶呢，哪里的孩子。」

「嗯，可惜了。」他叹息一声，「我对静姝那么好，她却怪我没有把她嫁给状元郎。」

「她后来郁郁寡欢，我送了多少东西她都不见好，最后死于心郁气结，和我的发妻一模一样的病。」

「刘晟——」我气极了，瞪着他，却还是不小心暴露了我也是重生的真相。

「林婉，你果然回来了。」他冷笑一声，「从你阻拦我纳孙馥香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回来了。」

我咬牙瞪他，却是突然换上了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大声喊道：「还请三皇子殿下自重吧！」

随即悲愤欲绝地跳了湖。

春天的湖水还是有点凉，我打了个哆嗦，屏住呼吸，任由身体下沉。

刘晟站在桥上，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。

他不会水。

上辈子他瞒得所有人都不知道。

只是后来他做了皇上，有一回金才人在汤池邀宠，差点淹死了皇上。

那次温泉行宫之行回来之后，金才人冷宫自缢，伺候的人手全部乱棍打死，我也是推算出来的罢了。

刘晟站在桥上，身后是饶有兴致来赏月的皇上和一众世家公子。

我早就看见了赵修念，这才敢赌命一跳。

果然我的少年飞扑而来，奋不顾身。

湖下光线幽暗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只觉得少年逆光而来，我于黑暗中挣扎堕落，他是来救赎我的神明。

再回到岸上，我早已被赵修念的外衣裹得严严实实。

皇上看重三皇子，有意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「这是谁家的姑娘落水了，还不快下去换身衣服。」

「皇上！」我跪地磕头，势必将此事闹大，「臣女林婉，状告三皇子调戏臣女，出言不逊——」

「林婉？」皇上眯起了眼，「可是林致远之女？」

「正是臣女。」

「既是林致远的女儿，想必德行能随了父亲，你父亲正直高尚，朕且信你一回，你且说说，三皇子是怎么调戏你的？」

「皇上，三皇子明知臣女早有婚约在身，还对臣女多次出言不逊，今日三皇子将臣女引至御花园，居然满口胡话，口口声声说臣女与三皇子育有儿女，臣女实在是害怕，只言请三皇子自重，谁知竟惹怒了三皇子，臣女无奈，只能以死明志！」

「皇上，臣与林姑娘是指腹为婚的婚约，只是因为林姑娘体弱，又尚未参加选秀，不曾公开罢了。」赵修念跪在我身边，不着痕迹地往前一步，把我护在身后。

皇上沉默了，他有意立三皇子为太子。

调戏臣女事小，乱语怪力神事大。

我还在赌，赌刘晟的自大。

上辈子他做了那么久的皇上，御花园里自然是他的人手，但是这辈子，他不过是一个三皇子罢了。

这御花园这么大，怎么就藏不下别的人呢？

皇上沉默了一会儿，「春夜天冷，林家姑娘先去换身衣裳，朕自然会给你一个交代。」

赵修念护着我，毫不掩饰他的情谊，我二人自去换下湿衣。

等我们再出来，自有宫人规规矩矩地迎着我们去了祝春宴的主殿。

我二人进了大殿，面上一派平静。

刘晟跪在那里，低头不语。

我二人自觉上前跪下，却听见皇上问我爹，「林爱卿怎么看这件事？」

我爹上前给了我一巴掌，「孽障！」

「皇上，都是微臣教女无方。」我爹跪在我前面，挡住了我，「贱内早逝，微臣又忙于公务，皇上又将三皇子教导之事交于微臣，如今看来，于公，臣未能教导好三皇子，于私，臣教女无方。」

「皇上，」我爹脱下发冠，「臣自问愧对皇上的信任，微臣无能担此大任，臣请辞归乡。」

祝春宴弄成这样，实在是闹得不愉快，皇后还想劝一劝皇上，却被皇上的眼神制止了。

「三皇子近日劳累过度，高烧不止，着实是烧糊涂了。」皇上开口说道，「既是如此，就回府养病吧。」

「朕瞧着，年前是好不了了的了。」

「今日林家姑娘落水，赵家小子既是救了上来，也算是一段佳话，你二人既是有婚约在身，朕就为你二人赐婚吧。」

「叫人拟个吉日，朕也该给你二人添妆。」

「林爱卿，」皇上走下来，亲自扶起我爹，「你入仕也有二十年了，这些年你的辛苦，朕都看在眼里，你又忙于朝务又忙于

皇子的教导，实在是太辛苦了。」

「既是如此，朕就封你为中书令吧，也好叫你修身养性，多陪朕几年。」

中书令是虚职。

但是正合我爹心意。

因为这样，林家和三皇子，正式解绑。

14

回去的马车上，我和我爹刚坐好，赵修念就挤了上来。

「疼不疼？」我爹问我，我摇摇头，我知道他是为了护下我。

「爹爹，你为什么……」我看着他，实在是不解，我爹为何现在要请辞，总不能说他真的只是为了给我出一口气吧。

「是我。」赵修念一边笨拙但是轻柔地替我抹上药膏，一边说道，「我和岳父大人说了。」

「林赵两家要支持别的皇子上位，我瞒不过岳父大人。」他低声辩解，我则低着头悄悄瞪他。

「那三皇子，说得都是真的？」我爹半阖着眼，不动声色地撇了我一眼。

我低下头，乖乖挨训。

「今日若没有赵修念跳下去救你，你真要淹死不成？！」

「怎么，你重活一回的事，告诉赵修念可以，告诉你爹不成？！」

「我怕爹爹不信我……」我小声嘟囔。

「你今日敢在皇上面前状告三皇子，打的是什么主意？不就是赌他心大吗？赌他是皇上心境，皇子身份，但是林婉，你现在也不是什么皇后，你，一个十四岁乳臭未干的小丫头，在外边，在家里，你的作用，都还比不上你爹一根手指头。」

我爹气得拿手指头直戳我，我自知理亏也不敢躲，赵修念则替我护住额头，「岳父大人莫生气嘛，说不定就是您上辈子太糊涂了这才让婉儿不信您呢……」

「那你说，上辈子你爹怎么糊涂了！」

「上辈子皇上赐了圣旨下来，让我入东宫为太子妃……我不想去，爹你跪下了求我，」我低下头，「求我为林家上下一百多口人考虑考虑……」

我握住赵修念的手，「……您说我不答应您就不起来，您说我不答应对不起列祖列宗，对不起我娘，对不起您的养育之恩。」

「所以……我答应了。」我抿了抿嘴，「其实后来您后悔了，刘晟登基之后忘恩负义，他处处打压您，后来我怀孕了……您为了保全我和我的孩子，主动请辞归乡了。」

「……然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您了。」

车厢里一时间极为安静，赵修念识趣地跳了马车下去，吓得我一身冷汗，瞧见他冲我挥挥手这才放心，我可不想今日赐了婚明天就守寡。

我爹合着眼睛没说话，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
「你说的，都是真的？」

我点点头，没作声。

「那我上辈子，还真挺不是个好爹的。」他笑着流泪，摇摇头，「我也太对不起你和你娘了。」

「难怪，你不愿意和我说。」

他老泪纵横，倒叫我慌了，「爹爹，我不怪你了.....」

我伏在他膝上，他摸摸我的发顶，「我这辈子，争取做个好爹。」

「最起码，我得为了我的婉儿争一争。」

「爹爹。」我伏在他的膝头小声啜泣，「.....爹爹最好了。」

.....

15

池子里的睡莲将开未开的时候，我及笄了。

我请菁菁的母亲安姨母替我加簪，她与我母亲是闺中密友，她的长女蓁蓁幼时与我玩得极好，只可惜后来我失了母亲，她失了女儿，她便拿我当亲生女儿看待，对我比菁菁还好。

「姨母。」我唤她，「快进来坐。」

「婉儿也是大姑娘了。」她很自然地替我扶正了头上的簪子，「姨母今儿来，可还给你带了好东西呢。」

「什么好东西？」我故意逗她开心，「醉仙楼都酒糟鸭子？芙蓉阁的玫瑰花糕？还是米妈妈亲手做的糖渍樱桃？」

「你呀，」她好气又好笑地点点我的头，「怎么还像个孩子一样？！」

她打开手里的檀木盒子，里面是一整套点翠头面。

「这是自你出生的时候，我就备下的及笄礼，只是年岁久了，难免有些发旧，前儿我又找人重新洗了一遍。」

我痴缠着她，「婉儿很喜欢。」

她替我一件一件带好，乍一戴这么庄重的首饰多少有点沉，不过好在上辈子我带多了，很快就适应了。

「以后就不是小孩子了。」她替我细细地描了眉，「日后嫁作人妇，更要知礼守矩，做人儿媳不易，不要落下话柄。」

「姨母，」我笑得欢快，「我的婆母就是我舅母嘞。」

「瞧瞧，正好拿住你说我坏话呢，」舅母走进来，「怎么，怕我对婉儿不好？」

舅母作势要打她，「我可告诉你，不止你拿婉儿作女儿看呢，婉儿也是我的女儿呢。」

「幸亏是嫁到你家去，日后你若是对婉儿不好，我可能上门闹去呢。」

「你只管来，看我对我女儿好不好。」

「那可不好说，做婆母的，只怕是嘴上说得好听呢。」

我只管腼腆地笑着，看两位长辈打嘴炮，却被舅母问道，「婉儿，你来说，舅母对你好不好？」

「舅母对我自然是极好的，只是两位母亲打嘴仗，做女儿的，偏帮哪一个都叫另一位母亲寒心呐。」

「你倒是一碗水端得平。」姨母笑着，想拧我的腮，碍于刚涂好的脂粉，只得屈起手指敲敲我的额头。

没一会儿文芝进来请我们出去，说是宾客到了，文杏蹦蹦跳跳地跟在她后面，倒叫她训了好几回，文杏眼泪汪汪却不敢哭，我说道：「好了好了，文杏才几岁，文芝你也不必太苛责她，叫她活泼些，我看着也高兴。」

上辈子文芝逝世之后，文杏几乎一夜长大，很快就接替文芝成为了我身边的大宫女，往来迎送，核对账目，掌管库房，管理宫人，半分没让我操心。

文芝无可奈何地嘟起嘴，我笑着看文杏蹦蹦跳跳地跑远了。

行过及笄礼，我就是大人了。

我爹送我了一块上好的玉制印章，底下刻着我的名字。

「凭此印章，你可以调动林家所有的铺子，银财，人手。」

我眨巴眨巴眼，正欲拒绝，却听我爹说道：「拿着吧.....爹爹可得护着你嘛。」

我听了，乖乖收好。

赵修念送的是对蝴蝶金钏，栩栩如生的蝴蝶羽翼还会扇动，看起来好似真的有蝴蝶为美人停留一样。

「喜不喜欢？」

我点点头，「你从哪儿弄的这种稀奇东西？」

「自然是我自己画的，找了京城最好的首饰铺子的匠人做的，做了三次才成功呢。」

金钏的背面，刻着一个小小的婉字。

这字，实在是.....丑得不像是匠人的手艺。

我拉过他的手，他的手指修长，手心温热干燥，左手手心里，果然有块地方烫起了水泡——他今日刻意蜷着左手，不曾张开。

我的手指在水泡周边打转，却不肯往里摸，「疼不疼啊？」

「不疼的。」他转着手腕给我看，「就烫了一下，明儿就好了。」

「留下疤就不好看了，」我掏出一瓶祛疤的药，抹在他手心里，却仍是把瓶子自己收好，「你自己不上心惯了，必然是抹一日忘一日，日后你每天午后来林府，我替你上药。」

我二人是皇上赐的婚，倒也不必刻意避嫌，自然不怕旁人闲话。

「好。」少年眉角都是宠溺，「小林大夫可得对我上点心。」

「呸。」我唾他，「小林大夫医术可是一顶一的好。」

少年目光灼灼，我声音低了下去，「.....对你也是一顶一的上心嘛。」

.....

16

我及笄之后的第二个月，赵修念就来同我告别了。

他要去西北了。

我想着他上辈子做了一辈子的先锋将军，虽没有什么大功大过，总归是平平安安的，随即嘱咐他，「到了西北莫要贪功冒进，万事平安为上，西北天冷，你多加衣物，我替你做了几件

手套，你记得带，手上不要冻出口子来，还有西北干燥，你得多喝水，夜里早些睡，烛火多点几支，不要伤到眼睛……」

他耐心地听我像老妈子一样念叨。

「还有，到了西北不准招惹其他人家的姑娘。」我凶巴巴地补充道，「妇人也不行。」

赵修念听得好笑，强忍着笑意跟我保证他身边十米之内必定没有其他女人。

「还有，到了西北，记得给我写信。」我低下头闷闷地说道。

「我的小祖宗，婉婉儿，怎么又要哭，」他搂过我，我听着少年的声音自头顶响起，「最多两年，我一定回来娶你。」

他要去西北挣个前程回来娶我。

他说，等他回来，他就有了护住我的资本。

他说，等他回来，让我凤冠披霞，十里红妆，风风光光出嫁。

他说，到时候我不是林家小姐，也不是赵家表小姐，我是赵修念的夫人，赵将军的发妻，赵将军府唯一的女主人。

我说好。

我等你。

等你回来，我凤冠披霞，风风光光出嫁。

得得的马蹄声渐行渐远，我望着赵修念的身影逐渐消失不见。

虽然不舍，但是值得。

早在我及笄那日，他就向我道明了朝中的各派势力风声走向，以及当下的利弊关系。

林赵两家既是打算放弃支持三皇子，必要交好其他皇子才行，不然刘晟登基称帝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清算赵林两家。

只是这场站队里我们下注太晚，其他年长皇子身后早有得力的母族和世家支持，赵林两家现在入局，只怕连肉沫都分不到，甚至很有可能被他们用以拉拢讨好刘晟。

六七皇子还太小，如今还在乳母怀里吃奶。

唯有五皇子。

十四岁的五皇子。

五皇子母族并不低微，他生母嘉贵妃出身河阳王氏，千年世家，奈何嘉贵妃仙逝多年，现下王家与天家关系并不算好，王家家主王仁甫固执迂腐，看不惯当今皇上——当然人家有这个资本，故而对五皇子也不算关注，五皇子上不受皇上看重，下不得母族支持，自身年纪又小，故而并不出彩。

但是赵修念说，五皇子有大才。

只是当下韬光养晦，不敢出挑罢了。

五皇子得了我爹与赵修念的支持，本欲在朝中崭露头角，但是我爹叫他再等等。

等赵修念拿住西北兵权，五皇子才有足够的资本大放异彩。

我见过五皇子刘哲。

他比刘晟识趣得多，知道我是赵修念的未婚妻，便是多看一眼都不肯。他举手投足间自有一股贵气，谈吐间也是不卑不亢，让人如沐春风，谈不上圆滑，却总能顾及左右，不肯冷落一个人。

甚好。

我记得，上辈子他是唯一被刘晟封为亲王的兄弟。

只怕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。

18

刘晟是在第二年春日重获皇上赏识的。

因为刘晟献上了人痘。

大周天疮盛行，每每春日，总有小孩子因此丧命，太医院研制药方多年，却无什么大的进展。

如今刘晟献上人痘，倒是解了皇上的心头大患。

我着人去打听了刘晟的人痘。

上辈子他为了推广人痘，执意拿我二人唯一的孩子做实验，结果栎儿没能抗过去，丧命于此，人痘一直是我心中阴影。

但是文芝回来讲述的人痘，与上辈子栎儿接种的不一样。

据刘晟宣扬，人痘经过几番改良，如今只消把病愈者的痘痂磨成粉末，吹入小儿鼻内，就能接痘成功。

接痘者全部能存活。

这一年秋日，三皇子刘晟，献人痘有功，着立为太子。

刘晟被立为太子之后，我就收到了赵修念从西北寄回来的书信。

他说，婉婉儿莫怕。

我一下子安定了下来。

我一直以为我重活一世能改变很多东西，但是刘晟还是被立为了太子，那天晚上我又梦见了上辈子，宫里各色的嫔妃拉着我的手，求我救救她们。

那个梦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我醒来之后怔了好久，直到乳母进来我才缓了过来。

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

这辈子有人护着我呢。

赵修念赴西北一年有余，从八品校尉一路爬到了正五品先锋将军。

他得了庄老将军真传的绝招，敌军只知道他是虎威将军的独孙，殊不知他除了会赵家刀法还会庄家枪法。

以往他们拿来对付虎威将军的那一套不管用了。

赵修念他不讲武德。

战场一向是磨练武力智谋最好的地方，赵小将军一时间在西北无人不知。

我实在是奇怪，他怎么这辈子爬得如此之快，毕竟上辈子他只做到了先锋将军不是。

不久他回信给我，信里写道，婉婉儿，混日子和挣前程是不一样的。

挣前程。

我的少年很认真地说要挣前程娶我。

他在一步一步兑现他的诺言。

19

刘晟被立为太子的第二年，皇上给他和户部侍郎之女王慈赐了婚。

王慈，就是那个在顺宁长公主赏梅宴上拔得头筹的姑娘。

这一年，赵修念因为斩下了北狄第四部落可汗的首级立下大功，名声大噪。

他才十八岁。

皇上说，他有汉代霍去病的风采，破例授他为征西将军。

他如约回来娶我了。

婚期定在九月初七。

我既是定下了婚期，父亲也拘着我在府里绣嫁衣。

其实我的嫁衣，早在一年前就绣好了，孙姐姐总来找我玩，连带着我也认识了孙夫人。

孙夫人敏锐聪颖，我只隐晦地提了几句那年我们见过的一个小宫女，她就知道孙姐姐怕是让人给盯上了。

于是孙姐姐迅速与青梅竹马的张氏三子张元辉定了亲，孙夫人再不许她入宫。

如今她来帮我绣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，我打趣她，「姐姐的嫁衣绣好了没有？」

「自然是绣好了。」她低下头，露出一截红透了的耳根，并不理我。

「姐姐，你近日见过姐夫嘛？」

定婚夫妻多少还是要避嫌的，像我和赵修念这样的，少不得背后要被人笑话不知羞。

但是谁在乎呢。

「自然要避嫌啊，傻丫头。」孙姐姐不想理我，转过身去绣荷包，耳朵上的红晕却是消不掉的。

「姐姐，听闻张家三郎文采卓越，年纪轻轻已经考中举人了。」

「姐姐怕不是要嫁给探花郎？」

她脸上的红晕好似上好的胭脂，今儿张家三郎来拜访我父亲，孙姐姐虽是打着来帮我绣荷包的旗号，心可不在我这儿。

眼见快中午了，张家三郎只怕也和我爹聊完了，孙姐姐也快坐不住了。我笑着推着她出了我的闺房，又塞了一个她刚刚绣好的荷包给她。

好一会儿她才红着脸回来了，一时间居然还在自己傻笑。

「姐姐见了姐夫这般高兴？」我狭促道，「不知姐夫收了姐姐的荷包高兴不高兴？」

「呸，」她回过神来，「哎呀，怎给了他那个荷包，我连花边儿都没绣呢。」

「姐姐莫急，日后成亲了有大把的时间绣呢。」

她又气又羞，上前来捏我的脸，我躲不开，又去挠她痒痒，我二人打闹了一会儿，这才气喘吁吁地并排躺在了榻上。

上辈子我俩最亲近的时候，也不过是四只手叠在一起罢了，哪里敢像闺中一样不成体统地并排躺着。

多好啊。

这辈子我们都能嫁给喜欢的人了呢。

20

八月十五，赵修念风尘仆仆地自西北赶了回来。

见过外祖母和舅母之后，他大摇大摆地翻墙进了林府——林府的护卫当然没有这么松懈，不过是我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。

「婉婉儿。」他斜坐在墙头唤我，夜里看不清脸庞，只瞧他那不正经的模样我就知晓是他。

「.....回来了。」我憋了半天，才哽着嗓子说出了一句话，「怎么回来得这么快，京城到边疆可少说有小半个月的路程.....」

他跳下来，朝我走来，我被搂进了一个温暖宽阔的怀抱。

他应该是沐浴过才来的，身上还有皂角的香气。

「你急什么，怕赶不上婚期不成。」我小声嘟囔着，奈何头还埋在人家怀里，没有半分气势，还有点撒娇的意味。

「想见你。」他闷闷地说道，「我很想你。」

「.....我也是。」我搂紧男人的腰，这才惊觉他在短短两年之内长成了不少，「你.....有没有受伤啊？」

「放心，」他的笑声低沉，自我头顶传来，「我小心着呢，若是留了疤，只怕新娘子嫌弃呢。」

「.....那自然我想要个极好看的新郎官。」我羞红了脸，躲在他怀里小声嘟囔，新郎官三个字实在是太羞人。

「婉婉儿想要个怎么样好看的新郎官？」他仍然逗弄我，「是想要个白白净净的吗？」

「啧，」他自言自语道，「若是这半个月里我白不回来，婉婉儿看不上，那本将军就只能去抢亲了。」

「左右这新娘子到了我的怀里，我是不会撒手了。」

他扣住我的腰，我二人就这样抱在一起。秋夜里多少有些凉，我却不觉得冷，只觉得心里有棵抽枝发芽的小树，挠得我心壁极为痒痒。

自八月十五之后我就再没见过赵修念，我爹毫不客气地吩咐下人对试图翻墙的赵小将军围追堵截，总之设下铜墙铁壁、天罗

地网就是不准我二人再见面。

赵修念不是粘人的主儿，可偏生这几日一封接一封的送信，信里写了我们的婚房布置的全过程，连用什么样的喜被喜褥都写得详细极了，他豪气，所有东西都要买最好的，拿不定主意的就写信来问我喜欢什么，怕我不知道哪个好看，还特特送了两个上门来让我选；舅母不放心下边人做事，所有的东西都要仔仔细细查验一番；外祖母更不放心下人做事，又把人都叫过去训诫了一番。

总之我这个赵家少奶奶还没过门，底下人就已经知道我在他们的几位主子的心中地位之高。

林府这边则紧锣密鼓地筹备我的嫁妆，不仅我娘的嫁妆我爹让我全都带上，林家的大半铺子也都划入我的名下。

我爹说，让我拿着，有娘家撑腰的姑娘才硬气。

安夫人，我的好姨母，又狠狠地塞进来了一笔嫁妆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拿我当亲生女儿看待。

孙夫人是自告奋勇的全福夫人，她儿女双全，公婆父母俱在，夫妻恩爱十年如一日，着实是有福气的女子。

也难怪孙姐姐一心向往真爱。

九月初十，好日子。

这一天天气格外的晴朗。

五更起身，我尚有几分困意，总觉得一起实在是不真实。

孙夫人替我梳了头，乳母则替我细细地上了妆，我乖乖巧巧，听凭几位姨母摆弄。菁菁和孙姐姐在我耳边叽叽喳喳地说着恭喜的话，还有我昔日里交好的各家姑娘都来为我添妆。

我没有兄弟，父亲则早早地写信把他的弟子们叫了回来，以师兄之名送我出嫁。

吉时将至，前院传来鞭炮时，是他来接我了。

文芝替我盖大红盖头，众人簇拥着我站了起来，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大红色，我这才回过神来，眼泪簌簌地掉了下来。

我要嫁给他了。

我居然真的能嫁给他了。

我的手指抠进手心里，疼痛的感觉让我清醒，这不是梦。

姨母们只当我舍不得父亲，纷纷来劝，只是直到赵修念进了清兰苑我还在吧嗒吧嗒掉眼泪。

他知晓我的心事。

我还是怕。

怕走进来的不是赵修念而是刘晟。

「婉婉儿，」他的双手握住我的双手，温暖的触觉给了我安心的力量，「是我。」

「我来娶你了。」他的拇指微动，替我揉着我自己掐出来的指痕，他在我耳边轻轻地说道：「不是梦。」

这不是梦。

上辈子的事都过去了。

我点点头，哭得说不出话来，只能反握住他的手，告诉他我的心意。

他的手心温暖，手掌很大，恰好能包住我的手。

我们牵着手，他牵着看不见路的我，我把自己放心地交给他，我们要去前院拜别我的父亲。

这不合规矩，但是无人异议。

因为我身后站着的人，无一不希望我过得好。

22

我爹坐在主座上，勉强保持住以往的威严，只是泛红的眼角还是出卖了他，我瞧不见他的神情，只能上前去握住他的手。

我爹拍拍我的手背，几番想要叮嘱我，却也说不出话来，我想起他上辈子叮嘱我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工，还未曾开口，却听我爹说道：「日后若是受了委屈……还有爹爹给你撑腰。」

我哭着点头，郑重其事地给我爹磕了头，由师兄背着上了花轿。

喜乐又奏了起来，赵修念骑着高头大马走在前面，花轿被抬了起来，摇摇晃晃地往赵家走去。

走过两条街，就到了赵家。

想象中的踢轿门并没有发生，而是一只骨节分明的手伸了进来。我搭上去，任由他牵着我出来。

跨过火盆，拜过天地，送入洞房。

周围的儿郎起哄，分明都是熟识，却偏偏都嚷着要看新娘，赵修念以一敌十，一股脑地都给撵了出去，门外的儿郎也不安生，拍着门起哄着要灌赵修念酒。

「等我回来，很快。」他捏捏我的手，这才走了出去。

他没让我等太久。

天儿初初黑，他就掐着点儿回来掀盖头了。

一入婚房，原本瘫在旁人身上的新郎官突然和没事人一样站了起来，惹得周围人大呼「狡诈」，他也不理，小心翼翼地掀开了我的盖头。

少年眸子里含着星光，里面倒映出我的脸庞，他痴痴地站着，我实在是脸烧得很，先低下头，移开了目光。

周围人嘻嘻哈哈地推了他一把，说他看新娘看傻了，他这才回过神来，扬起一个大大的笑容，好像情窦初开的傻小子一样。

喝合卺酒的时候他的手抖得比我还厉害。

吃过生饺子，众人开始闹洞房，不知哪家的儿郎主意这般坏，用线吊起一颗葡萄，叫我二人分着吃完，我还有些不知所措，赵修念已经一口含住了葡萄，又来渡给我。

分明没渡进来几口汁液，却险些呛到我。

周围人大声起哄，我这回是真的羞到没脸见人，恨不得把盖头盖回去，赵修念则厚着脸皮开始撵人，连文芝都没留下。

喜房里终于只剩下我二人，我这才开始打量我们的婚房。

所有东西都是按照我的喜好布置的，入目都是红艳艳的喜色，手臂粗的大红龙凤烛不曾熄灭，床上有好些花生桂圆之类的干果，我扭过头去四周打量，就是不肯看那一步一步朝我走来的少年。

他目光灼灼，实在是不容我忽视。

「婉婉儿。」他走到我跟前驻下，我只觉得脸上烧得厉害，却不知道该怎么接什么话，少年的脸在我面前放大，我只觉得自己脑袋都木了，直到唇上湿漉漉的触觉才使我后知后觉发生了什么。

「你今天特别特别漂亮。」他在我耳畔喷着热气，我只觉得耳根也要烧起来了，想躲却被他摁倒在床上，少年长臂一伸，我

就被他锁在他与床榻之间，我二人鼻尖相抵，暧昧的气氛蔓延开来，我的心跳几乎要停下，这么暧昧的时刻，我突然被身下的花生硌了腰，「痛。」

我用眼睛控诉他，他赶紧伸手拉我起来，文芝被叫进来替我卸妆，赵修念则细细地清了床上的干果。

等我卸下沉甸甸的风冠，脱下繁杂精美的喜服，可算能稍微放松一会儿了，我靠着椅子，文芝贴心地替我揉着肩膀，不知何时身后却换了人。

「对不起，婉婉儿，」他一边替我揉着一边认错，「第一次成亲，没什么经验。」

他的手按着按着就越来越往下，行至腰部，我整个人就被他提了起来，我二人面对面抱着，我惊呼一声，吓得搂住了他的脖子，他的唇霸道地贴了上来，倒是吞下我后半句惊吓。

然后我就被他半哄半骗地带到了床上，这一次床上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我又被他禁锢在了他与床榻之间。

我二人鼻尖相抵，他的吻从额头一路向下，轻柔又认真。他的唇游走在我的身上，一寸一寸向下膜拜，如我最虔诚的信徒。

床铺柔软，屋子里又热，他的动作轻柔，着实让我放松地眯上了眼睛，半睡半醒间他指尖拂过，我的衣裳便如莲花花瓣一般一片一片张开，行至最后，睡莲绽放。

后来呢。

后来半明半暗间某人哄着我替他解开了腰带。

然后他长剑出鞘，攻城掠地，片甲不留。

大红喜烛燃啊燃，床上的一双璧人颠鸾倒凤，上好的拔步床也被晃得直响，床上的人儿哭着求饶，却被一句又一句的「宝贝儿」「心肝儿」哄着继续，屋外的鸟雀飞起，月亮羞得躲进云里，只当什么也没听见。

23

第二日还要早起，我强装镇定，任文芝替我梳了一个妇人髻，又换上一身红色的新衣故，一会儿还要去前院请安。

实则我腿都在抖。

罪魁祸首乖巧地跟在我身后，摸摸鼻子也不敢催我，我说他起来他不敢躺着，我让他换衣服他也不敢不听，自西北回来之后他晒黑不少，原本面冠如玉的少年多了几分英气.....不过穿红色还是很好看。

我由文芝扶着往前院走去，身后一群丫鬟婆子和不敢催我快点的赵修念。

先见过了外祖母，她老人家见了我二人乐得合不拢嘴，狠狠地塞了一大把子银票在红封里给我——她老人家出身贫苦，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比给钱更能表达她对我的爱意。

我收了红封，她又撵我快去拜见婆母。

婆母早在正房里等我二人，一见我的模样哪有什么不明白的，随即狠狠瞪了赵修念一眼，受了我的茶，就叫我坐下。

她拿出一副金丝嵌玉的头面，是她最珍重的嫁妆。

上辈子她拿此为我添妆，这辈子这副头面还是到了我的手里。

我接过，鼻尖发酸，「娘……」

「哭什么，」她温柔地替我擦干净眼泪，「我膝下无女，便是一直拿你做女儿看，如今你嫁给我儿，倒真成了我女。这副头面，我本就是打算留给女儿的，合该是你的。」

「谢谢娘。」我抽嗒着鼻子。

「莫哭了。」婆母牵起我来，「我炖了汤呢，喝完了快回去补个觉吧。」

婆母替我盛了汤，我站起来接，又被婆母按在位子上，叫我趁热喝了才好。

赵修念却是没有份的，他也不恼，早起来就不知被家里三个女人嫌弃了多少遍，如今被婆母冷在一旁也不敢做声，唯有乖乖吃饭的份儿。

吃了早饭，婆母自去诵经，我则被撵回了我们的小院里补觉，赵修念则仍是乖乖去庄老将军府上讨教。

我再醒来已经是下午。

床上却多了一个人。

这人没有睡午觉的习惯，只拿了本兵书坐在床上看，又怕弄醒我，小心翼翼地翻着页。

「怎不去书房看，这儿光线又不好。」我刚睡醒，浑身无力，也不急着起身，只躺着问他。

「书房里没有美娇娘。」他挑挑眉，「哪有挨着温香软玉舒服。」

「分明书中自有颜如玉，可见赵小将军可是没看进去。」我轻哼一声，又合上眼，实在是困倦，这人却烦人得很，又凑过来说话，热气喷在我脸上，「娘子莫醋，为夫看的是兵法，书里若有美人，只怕也是张翼德的体格。」

他除去外衫，又陪我躺了下来，左手搭在我的腰上，尚未做什么，就被我制止了，「.....还疼呢。」

「放心，」他搂住我，「我就想陪你躺一会儿。」

男人的怀抱实在是太过温暖，我不由得往他怀里拱了拱，不知不觉竟又睡了过去。

再醒来天已经黑了，我一睁眼，屋子里漆黑一片。

「醒了？」他仍搂着我躺在床上。

「嗯，几时了？」

「不到戌时。」

「怎睡了这么久。」我想坐起来，却碍于男人的臂膀动弹不得，「本说好了晚上陪娘用膳的。」

「我着人去主院说了，让娘先吃，不必等我们了。」

「.....娘还把我骂了一顿，说我没轻没重的。」

我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给他，「你既是醒了，先去陪娘用膳便是，怎还躺着呢，一点礼数都没有。」

「娘子未起，为夫不敢乱动。」他说得羞人，「秋日渐冷，冻得娘子直往为夫怀里钻，我心疼我们婉婉儿体弱，便是一动也不敢动，给婉婉儿做被褥用，怎得婉婉儿醒了，还嫌弃为夫没有礼数呢。」

他摸摸下巴，「既是礼数这些东西除了冻着我们婉婉儿之外没有什么用，为夫便是没有也罢。」

我羞得想捶他，奈何人还在他怀里，便是一点气势都没有，只好把头埋进他的胸口，不肯出来，「赵修念！」

「瞧瞧我们婉婉儿多铁的心，」他继续逗弄我，「真是有事念哥哥，无事赵修念。」

屋子里分明只有我二人，我却是羞得想去捂他的嘴，我怎不知道他上辈子这般嘴贫，只是床榻之间，实在伸展不开，我二人又本是搂在一起的，我伸手去捂他的嘴，他也不躲，只是怎么看都像夫妻之间的缠绵打闹，半分火气都看不出来。

我又羞又气，索性起床不想理他，谁知他长臂一伸就给我揽了回来，又把被子严严实实裹在我身上，「夜里凉，为夫去给娘子拿衣服。」

他只着中衣，赤着脚下床给我拿外衫，这日子倒是还没到该开地龙的时候，只是赵修念总是喜欢赤着脚在房间里走，我想着回头总该叫文芝拿出块地毯来铺上才是。

正走神，却见他从衣橱里拿了衣裳回来，微凉的手指刮上了我的鼻尖，「娘子想什么呢？」

我看看他赤着的脚，他心虚地低下头，连忙去踩履鞋，我则自己慢慢穿上了外衫，半分没冻着。

我二人穿戴整齐，这才往主院里去。

婆母见我二人相携走来，笑得欣慰，又忙叫人上汤，期间种种菜肴不必细说，都是婆母用心备下的。

用过晚膳，我二人与婆母闲话至夜深，也该回去了，婆母把赵修念提溜到一旁，耳提面命了些什么东西，我也听不清，大概能猜到，只能红着脸装不知道。

她倚在正堂的大门旁，看着我二人往回走，不住地叮嘱我二人慢些。

今晚上倒是好月色，赵修念牵着我的手，我二人慢悠悠地踱步回去。

「婉婉儿，」他捏捏我的手，心情却有些低落「日后若是有空，我们多陪陪母亲吧。」

「我看得出来，她今日是真的高兴。」

舅父早逝，也没喝上一口我敬的新妇茶，他在世的时候极喜欢我，若是知道我嫁到赵家来，不知道该有多高兴。

舅母自舅父走后，并不肯改嫁，只是守着赵家，守主持中馈，孝敬父母，抚养幼子，刚强自立，贤德端庄。

我握紧他的手，没有过多的言语，就明白彼此的心意。

「我想着，」我故作轻松地笑道，「日后我们可以多要几个孩子。」

「最起码要生两个女孩。」

「母亲最眼馋女儿，」我晃着我二人握着的手，「若是有两个孙女儿，只怕不知道该疼哪一个是好。」

「到时候，一边一个孙女儿，」我比划着，「都缠着母亲撒娇，这个要吃点心，那个要摘花，叫母亲忙不过来，若是搂了这个，那个便不依，若是搂了那个，这个又不依了……」

我说得声音极轻，猛然被他搂紧怀里，他沉默着，喉结滚动了几下，「婉婉儿，谢谢你。」

我搂着他的腰，其中心意，尽在不言中。

七日婚假过去之后，赵修念不得不每天早起了，皇上把京郊东南大营交给了他，他日日奔波于赵府与营地之间，好不辛苦。

这几日朝堂上气氛也很是紧张。

皇上年纪愈发大了，太子刘晟凭借着上辈子的经验地位愈发稳固，此时五皇子刘哲却渐渐展露头角，皇上恐慌于太子势大，处处打压刘晟，五皇子现在崭露头角，正好入了皇上的眼。皇上开始扶植五皇子对抗刘晟，甚至不惜把东南大营交给赵修念。

而我爹，在过了一两年悠闲生活之后又被皇上任用，这一次是户部尚书。

我爹愁得头发都白了不少，因为户部左侍郎，是太子的岳丈，未来太子妃王慈的父亲。

不过因着王慈的母亲去世，二人尚未完婚罢了。

刘晟现在不急不躁，他一边对准太子妃王慈情深义重，时不时去王家送个温暖，一边拉拢朝臣，在朝中博得了贤能的好名声。

我想了想，上辈子皇上是在后年春日去世的，距今不过还有一年多的时间。

刘晟只要稳住大局，保持住自己的优势，必然能顺利登基。

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

我记得上辈子皇上死于中风。而他中风的原因，是因为二皇子与宫妃私通。

二皇子是琴嫔所生，琴嫔母族式微，二皇子又生得资质平庸，奈何琴嫔深得皇上喜欢，二皇子妃是镇国公之女，有手握三十万雄兵的镇国公支持，二皇子荣登大宝有望。

我在屋子里一遍一遍地推算。

大皇子因着残疾夺嫡无望，四皇子夭折，六七皇子年纪太小，如今唯有二皇子，太子，五皇子尚有一争高下的资格。

刘晟既是重生而来，前世种种，他一清二楚，自然应对起来游刃有余。

可是.....如果事情超出他的预期呢。

他是做过皇上的，自然心高气傲，怎可能受人挤兑打压毫无波澜，他不过是在等，等明年七月二皇子与宫妃私通事发，皇上气极中风，二皇子下狱，他坐收渔利，荣登大宝。

可是，如果后年春日，皇上还活着，甚至活得更好了呢？

如果皇上身子康健，再活个十年二十年不成问题的模样.....刘晟还忍得住吗？

我在屋子里打转，嘴角上扬，目光冰冷。

他忍得住吗。

呵。

25

翻了年，皇上的身子愈发衰败，刘晟也终于按捺不住，开始在宫里暗暗活动。

赵家的势力远超出我的想象，或者说，赵修念的本事远非我想得那么平庸。

三月初七，赵修念回来告诉我，刘晟预备告发二皇子。

第二日我就给镇国公府递了帖子，上门陪镇国公夫人赏了一天的樱花。

三月十五，大朝会。

皇上慰问几句，转而讨论起今年的春闹来，正是热火朝天之际，有一小太监慌慌张张跑进奉天殿，说那二皇子同于才人私通，被池婕妤撞破，皇后娘娘觉得此事重大，还请皇上决断。

太医院太首来查，于才人已有近三月身孕。

要知道于才人自进宫不过是承过一回恩宠，像这样没名没姓的小才人满后宫多了去，如今闹出身孕来，着实触到了皇上的逆鳞。

帝震怒，宣二皇子与于才人奉天殿觐见。

于才人进殿便哭天喊地，扰得皇上头疼不已，太子刘晟则指责她不守妇道祸乱宫闱，谁知于才人自称是年夜宴为人所奸胁，才有了身孕，苟活于今，不过是为了给自己讨个公道。

皇上大怒，于才人则拿出了一个荷包，称是从那贼人身上拽下来的，请皇上明鉴。

这荷包虽然普通，可确实确实是皇子才能用的纹样，而这针法，唯有三皇子生母才会。

刘晟脸色巨变。

于才人火上浇油，「嫔妾还记得，那人左肩有颗红痣，芝麻大小，嫔妾绝不会认错！」话罢于才人触柱而亡，朝上一时间气氛紧张。

二皇子跪得直挺，为自证清白，请太医验身。

太医院院首亲自把脉，二皇子.....并无生育能力。

朝中诸臣议论纷纷，二皇子则撕开了自己左肩的衣服，光洁的臂膀上空无一物。

刘晟咬着牙，如何敢解开衣服。

他身上确实是有一颗红痣，就在左肩上。

皇上震怒，下令羈押太子。

这一天赵修念回来的极晚。

事情虽如我们推算的一样进行，奈何每一步都实在是惊心动魄的。

他提心吊胆一天，生怕有一步算计不到，全盘皆输。他累极了，合着眼，趴在我肩上，不肯动弹。

我没有推开他，静静地由他安宁片刻。

二皇子资质平庸，浪荡好色，本就无心皇位，更何况镇国公府已经决意与二皇子解绑，二皇子妃或不日将与二皇子和离，二皇子已不足为惧。

如今只剩一个刘晟。

今日之事不足以动摇刘晟根基。

皇上再怎么忌惮他，也不可能为了一个宫妃废掉他中意的继承人。

更何况于才人此事除了一个小小的荷包并一个红痣，再无实质性证据，若想彻底摀死一个「重情重义」、「贤能大才」的太子，远远不够。

我本意，就是想激一激刘晟。

我正想着，手里有一下没一下地摸赵修念的脊梁，他却不依我走神，伸手把我抱到他腿上，搂得极紧。

我知道他的不甘与愤怒。

这些年刘晟对我贼心不死，几次设计我都有惊无险地躲开，如今我深居简出，轻易不肯出门，不过是大事未成，忍气吞声罢了。

赵修念气刘晟，更气他自己。

他气他自己上辈子没能护住我，气他自己这辈子还没有足够的能力、足够的把握护住我。

我知道他心中所想，伸手环住了他的脖子。

「念哥哥。」我喊他，「.....等一切尘埃落定，你带我去江南看桃花吧。」

「好。」他低声答应。

「念哥哥，你真好。」我哄着别扭的男人，「你对我真的好。」

「对不起。」他叹息一声，「我现在还是.....」

「你很好很好了。」

「念哥哥。」

「我听说，你斩下北狄部落首领的头颅的时候，差一点没命。」我尽量说得平静，「军医说再深一寸，你必死无疑。」

「我很生气，」我捧住他的脸，「我气你骗我，我气你不要命，我更气你伤口未愈还一路狂奔回京。」

「那时候距我们婚期还有半月，」我盯着他，「你是不是想让我守寡？」

「对不起婉婉儿.....」我伸手捂住他的嘴，「但是我知道我的少年，真的是拼了命想保护我。」

我的泪簌簌地落了下来。

我看着他，目不转睛。

我吻上他。

这是我第一次这么主动。

然后他反客为主，温柔又霸道，攻城掠地，亲得我几乎喘不过来气。

我想推开他，奈何人还坐在他怀里，只能任人宰割，动弹不得。

好一会儿他才放开我，眼里重新带上笑意，却还是缠着我不撒手，我伸手去推他，又推不动，他抵上我的额头，「对不起，我发誓，以后再也不会瞒我的婉婉儿任何一件事。」

「下不为例。」我含着泪，瞪着他，「若有下次，你就睡书房去吧！」

「不敢不敢。」他嘴上讨饶，手上却不放松，仍是紧紧地抱着我。

「松一点，」我无奈道，被他勒得实在喘不上气，「我又不跑。」

「再抱一会儿。」他叹了口气，「明天我就得走了。」

「啊？」我眼巴巴地看着他，眉眼间都是不情愿，也不知怎的，竟是对他愈发依恋，实在是舍不得他走。

「山西那边，确实发现了一处铁矿，看起来大概是刘晟的人。」他伸手替我擦干净眼泪，「我得亲自过去一趟看看。」

上辈子刘晟登基称帝的第三年，山西报上来了一处巨大的铁矿，是自大周朝开国以来最大的一处，为刘晟招兵买马锻炼兵器提供了充裕的原料，第二年秋日，川藏地区收复。

刘晟也由此坐稳了皇位。

如今他重生之后，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大一块肥肉。

毕竟夜长梦多，吃到嘴里才安心吧。

只是不知道，如今他一个太子吃得下吗。

事关重大，步步艰难。

我虽然委屈，但是也不得不与赵修念分离。

「你去多久。」

「一月有余。」他安抚着我，「最多一月半我就回来了。」

「那就是四十五天。」我掰着手指，「一天十二个时辰，每一个时辰都没有你。」

「我保证，四十五天之内，我一定一定回来。」

「明天我骑马去东南大营的时候，会摔断腿，要在家休养两个月。」他在我耳边轻轻地交代着，「这些日子你就在家里陪陪母亲和外祖母，等我回来，我带你去江南看桃花。」

我二人皆知风雨欲来，但是不仅不打算躲，甚至还要冲破乌云见到阳光。

我握上他的手，「我只望你千万小心，家里你不必担心，一切有我。」

外面风雨太大，我们抱团取暖。

26

第二日早晨，赵修念装作如往常一样去东南大营操练将士，我则心不在焉地坐在绣墩上绣花。

果然不过晌午，赵修念就被人抬着送了回来，说是上午赵修念的马突然发了疯，赵小将军一时不察，从马背上摔了下来，被受惊的马儿踩中了左腿，早有军医过来看过，只怕赵小将军要在床上躺几个月了。

我一边吩咐下人上茶上点心莫要怠慢客人，一边又心急赵修念的伤势，他也是真的冒险，若是真被马匹踩断了腿可如何是好。

我担心他的伤势，倒也不必刻意演出来，只皱着眉头，待客也比往日冷淡了几分，倒是很好地经营出了一个担忧丈夫的新婚妻子形象。

好不容易送走了众人，我这才进了房里去看赵修念。

「你伤着没有？」我问得急切，这人却还是在没心没肺地笑。

「我没事，不过是在泥里滚了几圈，」他笑着拉住我的手，
「奔雷下脚有轻重，半分没伤到我。」

「你也忒冒险了。」我啐了他一口，「若是真踩出个什么好歹来，我看你还有没有后悔药可以吃。」

「我有数的，婉婉儿。」他伸手抚上我的眉间，「别总皱着眉……」

「你有什么数！」我气得瞪他，「你若是真被马儿踩出什么事来，上哪吃后悔药去！」

我也不想哭，分别在即，我也想让他安心地走，但是我止不住泪水，哭得直打嗝，他眼下也走不了，只能一下一下地哄着我，我却越哭越厉害，最后呕了起来。

我连连干呕好几声，本以为是伤心过度，但是想想赵修念平平安安站在我面前，我怎至于哭成这样。

「婉婉儿，你……葵水可来了？」赵修念问得小心翼翼，我却是心里一惊。

前几日为着二皇子一事我二人提心吊胆，如今我竟忘了这一回事。

栎儿。

怀化三十七年的栎儿。

我的手颤抖起来，赵修念则唤人去请郎中。

还没走远的军医则又被叫了回来，直到把完脉我都还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。

军医说，我有了两个月的身孕。

是他回来了吗。

我的栎儿回来了吗。

我摸上肚子，又忍不住落泪。

栎儿，娘这一辈子一定一定护住你。

娘给你换了个爹。

给你换了个身份。

给你换了个父母恩爱的家庭。

这辈子你不必埋头苦读，也没有人逼着你尽快长大。

你也可以像其他少年一样去骑马，去作诗，去学你喜欢的东西，去撩拨脸红的姑娘。

我忽然刚强起来，因为我要做母亲了。

赵修念目光凝重地握住我的手，眉眼间的担忧之意不言而喻。

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家里，等你回来。」

「.....照顾好自己。对不起，我.....」他顿了顿，「我不该让你这个时候怀孕。」

「.....你不想要这个孩子吗？」

「我绝无此意。」他看着我，「只是我，我只是怕了。」

「我马上要走了，可偏生这个时候你怀孕了，若是我回不来，你怎么办？」

他怕的是什麼我知道。

他怕我成为下一个他娘。

他娘被他绊住了一辈子，他不愿意我为他绊住。

「赵修念，你听好了。娘不是为了你留在赵家，她是为了你爹，」我说得认真，「我不会因为一个孩子留下，更不会因为沒有孩子就走，我自始至终就是为了你这个人。」

「你也不必担心你若是回不来我该怎么办，你死了，我绝不苟活。」我没有开玩笑。

「没有你，和上辈子有什么区别。」

「我发誓，我一定一定活着回来。」他搂紧我，向我保证，「我绝不会留下你一个人。」

「我想了，孩子的乳名，就叫栎儿。」他知道我的心思，「大名，叫赵知霖。」

赵知霖。

赵，知，林。

27

赵修念再依依不舍，天一黑他还是不得不走了。

山西路远，少不得半月行程，早去早回。

我笑着目送他跳上墙头，转过身悄悄拭去了眼角的泪水。

怎怀个孕我就这般能哭呢。

上辈子也没见我这样。

大概真的是被赵修念宠坏了吧。

想着想着我就更难过了。

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这边赵修念杳无音信，那边刘晟却被皇上放了出来，只听说刘晟挨了皇上狠狠地一顿训斥，他跪在乾清宫里痛哭流涕，父子二人最终重修于好，好一对感人的天家父子。

今儿是孙姐姐出嫁的好日子。

孙馥香上辈子于刘晟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罢了，故而刘晟也懒得来设计她，倒叫我松了一口气。

她穿上大红嫁衣，眉眼间都是幸福与娇羞。

张家三郎于今年春闱喜提探花郎，一考中就乐得不行，赶紧定下了婚期。

张家子看中孙姐姐，我们也高兴，只围着新娘子打趣，倒叫她恼了，要来拧我们腮。唯独到我这儿她顾忌我的肚子，放过了我，只轻轻点了点我的额头，「都是要做母亲的人了，还这般不稳重。」

「若不是今儿是你大喜事，我可不出门呢。」如今赵修念尚未归来，刘晟在朝里兴风作浪，我只深居简出，打死不肯出赵家半步。

「也是，」孙姐姐不疑有他，「赵小将军还躺在床上呢，你这才刚过了头三个月，胎像初稳，着实不该到处乱跑。」

「我这是为我姐姐送嫁来了，可不算乱跑。」

我抗议无效，孙姐姐还是请孙夫人全方位看管我，唯恐我一个不小心出了什么事。

吉时到，新郎官迎走了新娘子，我也少不得在孙家吃顿饭再回去。

用过午膳，我慢慢悠悠往回走，不知怎得，只觉得眼皮子沉得很，上了马车就彻底睁不开眼了。

再醒来的时候我只觉得腰酸背痛，睡得极不安稳，一睁眼却是一个极为陌生的环境。

我心下一惊，随即恢复了镇定。

只恨自己怀孕之后实在是太过松懈，倒叫刘晟这贼人得了机会。

我若是没猜错，这应该是在京郊的一处庄子里。

左右时间仓促，刘晟也没空把我弄得多远，不过是先安置个地方罢了。

我该吃吃该喝喝，送饭的婆子又聋又哑，伺候得倒是很贴心，只是对于我的话一概不理。

第三日我听见外面有大批兵马奔跑的动静，我猜大概率是刘晟反了。

屋子外面的动静一直没断过。

我听见有兵马入城之后，好像又来了一群兵马。

但是屋子锁着，我撬不开，还有两个虎视眈眈的婆子看守，这几日她们甚至给我绑了起来。

好像又过了几日，外面喊打喊杀的声音才终于停了，刘晟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。

「林婉，朕来接你做皇后了。」他笑得狰狞，「你不高兴吗？！」

我瞧他那样子，大概率是战败了吧，一身血渍，好不狼狈。

他步步紧逼，「你不愿意吗？！」

「愿意什么，陪你下地狱吗。」我平静极了，「刘晟，你输了吧。」

「哈哈哈哈哈哈，」他疯癫着，「朕怎么可能输！」

「朕只需要和你一块，再重生一次，朕先杀了赵修念，朕先得到你，朕就能赢了！」

他拿着刀步步紧逼，「莲宝，你莫怕，只要痛这么一下，我们就回去了，到时候我们一家三口……」

一家三口。

我好像明白了刘晟的执念。

「你住口！」我愤怒地喊道，「你有什么资格提什么一家三口！」

「你害死了栎儿，你害死了我的栎儿！」

「朕没有！朕也不想的！」他闻言果然停下了脚步，「.....上辈子朕没有一天不在后悔，后悔朕的栎儿早早离开了朕！」

「他也是朕苦心培养的继承人，朕也在他身上倾注了最多的心血，他是朕最有才能最出色的孩子，他的弟弟们，无一比得上他贤能恭良！」

「朕临死前也知道了邓莲儿的真面目，她告诉朕她从来没有爱过朕，她联合德妃给朕下毒！」

「就因为朕想让朕的第三个公主暖熙去和亲，她们，所有后宫里的女人联合起来给朕下毒！」

她们干得漂亮，比我活着的时候干得漂亮多了。

「莲宝，朕都改了，朕也不会娶那么多女人入宫了，」他急急地从怀里翻出来一个镯子，是上好的羊脂玉，「你看，你上辈子最喜欢羊脂镯子，朕特意找人打的。」

「你对不起栎儿，也对不起我。」我平静极了，「你还记得栎儿的生辰吗？」

「朕当然记得，栎儿出生在怀化三十七年九月.....」他看向我的肚子，一时间卡壳了，「栎儿.....」

「栎儿来了。」

「你杀他一次，还想杀他第二次不成？」

刘晟愣了愣，随即疯道：「不可能！」

「他不会是栎儿！他爹不是我，他怎么可能是栎儿！」

「他爹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是我的孩子。」

「他就是栎儿。」我站起来，奈何双手还被绑着，「刘晟，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，上辈子赵修念死于什么时候？！」

我记得上辈子我躺在凤仪宫里等死的时候，有一阵子文杏总是偷偷哭，还在外面偷偷烧过纸，她装作没有事，我却能闻到她身上的香烛味。

奈何那时我病入膏肓，实在是没有力气去管这些事。

「他，」刘晟哈哈大笑，「他死得比你还早。」

「朕的将才都培养出来了，朕又何必留着一个惦记朕的皇后的狗！」

「你放屁！」我气极了瞪他，却惹得刘晟哈哈大笑，「你二人果然有奸情。」

「林婉啊林婉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赵修念他也是重生回来的！」

「他知道朕的铁矿，朕的人痘，朕的计谋，他若不是重生回来的，他怎么什么都知道？！」

「他也瞒着你，骗你！」

「那是我告诉他的！」我笑了起来，「我一点也不喜欢别人叫我莲宝，一点也不喜欢羊脂镯子，我自始至终，喜欢的都是赵修念这个人！喜欢的是他叫我莲宝，他送我的镯子！」

眼看他的刀就要捅进我的胸腔，我没有闭眼，只是很遗憾很遗憾。

看来这辈子我也不能陪赵修念走完了。

就在这时，有箭破窗而入，直接射中了他的脖颈。

刘晟缓缓地瘫了下去，我这个时候手上的绳子也差不多磨开了。

我拔下头上的簪子，虽然只是个木头簪子，但也足够了。

「赵修念从不会骗我。」

「若他是重生回来的，第一件事，就是杀了你。」

我闭着眼睛，把簪子狠狠地捅入了他的眼睛。

刘晟挣扎了几下，随即没了气息。

「上辈子她们做得可真棒。」

我蹲在那里，赵修念破门而入。

他一把抱起我，手都在抖，「你有没有事，有没有事婉婉儿？」

「我没事，」我环住了他的脖子，用脸颊去贴他的脸颊去，
「我只是，好想你啊。」

他收紧了手臂，抱着我走了出去，「对不起婉婉儿，对不起我来晚了。」

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」

我明明是想安慰他的，却不知怎的，被他哄得越发委屈，最后居然没忍住号啕大哭起来，又羞于周围的将士，只把脸埋进他的胸口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最后他抱着我上了马车，我哭累了，在他怀里睡着了，手上还抓着他的前襟。

再醒来已经是晚上，我二人好端端地躺在我们的床上。

他还在睡，想必是连月奔波累得不行，我不忍心吵醒他，只悄悄地下了床，又唤了文芝进来。

早有郎中在赵府候着，把过脉后好在我腹中孩儿无事。

我这才细细地问了文芝前几日的事。

原是我那日从孙家出来，马车坏在了路上，车夫自去寻借马车，护卫和文芝守在马车旁，我自在车中酣睡。

文芝说分明马车被赵家侍卫团团护住，可她被人劈晕之后，我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消失了。

赵家苦寻三日未果，连带着孙姐姐和孙夫人也自责不已，众人焦头烂额之际，太子刘晟反了。

没二日赵修念率东南大营三千轻骑前来护驾。

刘晟被擒，却又从天牢密道逃脱。

赵修念三日不眠不休追逐刘晟，恰好救下了我。

我坐在那里，伸手抚上肚子。

文芝悄悄退了出去，我身后却又被加上一件外衫。

「怎么起来了？」我回头看着他。

「睡醒了。」他的嗓音里带上几分嘶哑，「给我抱会儿。」

我倚在他身上，二人一时间没说话。

许久之后，赵修念才开口说话。

「婉婉儿，你为什么要问他，上辈子我是怎么死的？」

「我总觉得，你不应该死在那一年。」我低下头，「我们已经避嫌到不能再避了，可他还是没能放过你。」

「没关系了。」他从背后环住我，「这辈子我杀了他，我也不用和你避嫌了。」

「我可以抱着你，大大方方地回家。」

「赵修念。」我哑了嗓子，「等一切尘埃落定，我们就去江南吧。」

两辈子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，我实在是倦了。

「好。」他说道，「再等等，我就带你去江南看桃花。」

28

第二日赵修念还在家里陪了我一日，我二人在小院里黏黏糊糊了一日。

第三日，他又要上朝去了。

皇上的身子愈发衰败，刘晟谋反之后他被气得吐血，清醒之际做了几个决定。

废太子刘晟，追封亲王，谥号昏。

立五皇子刘哲为太子。

征西将军赵修念护驾有功，封毅勇侯。

户部尚书林致远，兼太子太傅。

以下种种赏赐，不必再提。

我的肚子愈发大了起来，好在栎儿实在是乖，并不肯使我受太大的罪，我倒也没有多大的反应，赵修念则紧张得不得了，栎儿的第一次胎动，差点没把他吓得去喊郎中。

这一年九月，秋高气爽的时候，我的栎儿出生了。

我生了足有三个时辰，赵修念就跟木头桩子一样在产房外面站了三个时辰。

这导致赵修念对他儿子没有什么好脸。

粉粉嫩嫩的小团子交到我手上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栎儿回来了。

婆母见了栎儿高兴得不得了，外祖母也特别高兴。

唯一的不好就是我们对栎儿的乳名没有达成统一意见。

外祖母说叫平安奴，婆母说叫瑾哥儿，我自然还想叫他栎儿，后来赵修念拍板.....各叫各的。

好吧。

栎儿一岁的时候，皇上还是没能熬过去，他逝于怀化三十八年。

五皇子登基称帝。

他是个很好的皇帝。

赵修念上书请辞。

帝不允，调任杭州。

禄和元年，赵修念带着我们去了杭州。

杭州的桃花，美极了。

禄和二年，孙姐姐有孕，我惊异之余又格外欢喜，上辈子她没能做母亲，这辈子她可了了这个心愿。

禄和四年，我再度有孕。

这次是我的双胞胎女儿。

赵修念起的名，悦琳，茹琳。

悦琳茹琳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性格却是天翻地覆。

悦琳温婉贴心，茹琳活泼明艳，二人自幼长于婆母膝下，吃穿用度都是一模一样的，也不知怎的养出了这样古灵精怪的两个丫头，用婆母又无奈又喜欢的语调，就是一个性子随了爹，一个性子随了娘。

后来菁菁也成了亲，嫁的是赵修念手下的副将李小将军。

据说是在我家栎儿周岁酒上，菁菁对人家一见钟情，然后死缠烂打了好几年。

夫妻二人最能拌嘴，吵吵闹闹过得也很是热闹。

后来菁菁的第一个女儿，我取的名字，静姝。

安姨母寄信来，请我千万帮忙掰一掰静姝的性子，别随她娘。

后来孙姐姐一连生了三儿二女，家里鸡飞狗跳好不热闹，偏生探花郎性子温和，招架不住三个皮小子，孙姐姐不得不抄起袖子拿起竹竿撵着这群皮猴去书房。

她的信里常抱怨孩子生养得太多，但是话里话间都是幸福，我回信，常与她开玩笑道，上天只怕上辈子欠你的孩子一并补偿给你了。

后来栎儿越长越大，也有了叛逆心理，我和赵修念招架不住，他十五岁就孤身游学去了。

我夫妻二人又气又无奈，只能相互安慰，栎儿文武双全，又自幼随我二人游历各地，应该不会出事。

好吧，小兔崽子本事大了，做爹娘的已经找不到了。

后来我二人回京陪我爹过年，他老人家已经在林府颐养天年，偏生皇上觉得我爹闲着也是闲着，把他的大皇子又送了过来。

我们来的时候，就瞧着大皇子奶声奶气地读书，我爹在一边盯着，时不时地指点一下，好不温馨。

那日元宵节，赵修念拉着我学那些姑娘公子又出门闲逛，到底比不得年轻人有精力，我二人到一酒楼歇息，却遇着故人。

邓莲儿。

她认得我，因为我曾悄悄资助她弟弟读书。

如今她嫁作人妇，在京城最好的地段开起了酒楼，利落又爱笑，温和又刚强，半分看不出上辈子柔柔弱弱的宠妃模样。

赵修念只顾着给我剥虾，我则听到了说书先生在讲西北女将的故事。

楚倩。

上辈子的楚嫔，郁郁而终的楚嫔。

如今快活地在西北策马扬鞭。

多好啊。

我们终究都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人。

元宵节的灯影重重，赵修念把虾递到我嘴边，「尝尝。」

我含住，「谢谢你。」

他宠溺一笑，「谢什么。」

谢谢你呀。

谢谢你陪我从黑暗到黎明。

谢谢你肯拼了命地去保护我。

谢谢你 知道我和刘晟的瓜葛纠缠永远选择无条件地帮我。

谢谢你把栋儿还给了我。

谢谢你带我走遍大周的山山水水而不是让我拘于后院。

谢谢你，这一辈子，肯爱我。

(全文完)

还在问上一世在哪的小朋友，戳盐选专栏移步《山河秋》！